

前汉书平话

前汉书平话卷上

时大汉五年十一月八日，项王自刎而死，年三十一岁。赠项王诗曰：

刀剑垓心夜不停，楚歌散尽八千兵。

溃围破敌三更出，失路都无百骑行。

单剑指呼犹斩将，万人辟易尚何惊。

不言决死天亡楚，四海干戈卒未宁。

曹道冲读史至此，作一绝句诗曰：

凭仗威雄势已休，只因不用直臣筹；

可怜八尺英雄体，一旦分张付五侯。

史官学士司马迁曰：“吾闻周生曰：‘周士贤人言，舜目有重瞳，以为羽亦是圣人也。’羽布衣起于陇亩之中，遂将五诸侯兵灭秦。五诸侯道：赵、燕、齐、楚、韩也，按剑面分列。天下诸侯，皆由羽出，号为霸王，位虽不致终，自古以来未有也。项王经营天下，争战五年，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乌江上，不觉悟也。”司马迁言曰：“项王不知己，不能用贤人，失天下。言天亡项王，非战罪，岂不谬哉！”

西汉君臣论言：马司迁论项王失人甚也，不审项王为人，则司马迁以为过矣。夫项王有八德：起于陇亩，威服天下者，英雄之致，一也；斩宋义而存报国，断之明，二也；大小七十余阵，未尝败，勇略之深，三也；与仇敌，而不敌人之父者，仁之大矣，四也；割鸿沟而不质汉之妻子，言之厚，五也；势力屈，言天亡我，是知其命者，六也；至乌江而不肯渡者，羞见父老，有耻之，不爱其生，七也；引剑自杀者，知死有分定，八也。细察项王之事，有终有始，功以多矣，过以寡矣。项王言：“天亡我！”非为谬也。

时项王既死，王翳等五人见汉王，将项王头各争功，言已诛项王。汉王亲视项王首，哭曰：“谁杀吾弟？”汉王见五侯功已不定，故如此哭之。王翳等曰：“非臣等所杀，项王自刎而死。”汉王封五侯：吕马童中水侯，王翳射行侯，杨喜赤泉侯，杨武吴防侯，吕胜混阳侯。汉王既封五侯，汉王传令于众军曰：“若得项王家属，无得驱虏杀害，与吾家属无异矣。”

天下已定，大小军兵将士还于洛阳，封其功赏：大者列土而王，有功者为列侯，次者量材任用。乃下令军中，准备行装，来日而起班师。诸军欲准备行装，有人止之曰：“不可还矣，今天下未定，不伏汉者多矣。”王视之，乃子房也。问曰：“不服寡人者，谁也？”子房曰：“今鲁人坚守，城不可下，鲁乃圣人之国也。昔周公封于鲁，教以诗书礼乐，有名儒知古今，若与贤明之士，闭门拒守百日，所患非细。王率精兵伐鲁破矣，然后还兵未晚。今鲁未下

，不可还兵。”汉王曰：“然。”大赏三军。

次日，遂进至鲁。将士拒城。城中诸儒士讲习礼乐，弦歌之声不绝；儒者乐圣人之道义，虽乱世，鼓琴而乐声不绝。闻汉王兵至城下，皆相率而见于城楼上。子房令人于城下呼之曰：“今汉大兵至此，若不降，必屠其城！鲁者仁义之国，岂不从于天下人变？若不降，祸必至矣。”鲁将士曰：“若开门降汉，项王兵至，必灭矣。”鲁人不知项王已死，更欲拒城，以待楚兵来援之。言未毕，汉王曰：“骑士呼城。”再叫曰：“今项王已杀讫！”怕不信，乃以项王头转城上去看者。鲁将士卒认的是项王头，方犹豫之际，汉人言曰：“今天下已定，何不早降？”鲁王遂开门出迎汉王。

鲁国既降，汉王召鲁王葬项王于谷城。羽冢在谷城东一十五里。封项王为鲁国公。汉王为羽发丧三日而去。

楚既灭，鲁王百姓皆降，汉王令诸侯皆归关中，入洛阳，商议封赏功臣。时韩信至定陶，信既灭楚将，汉王亦将兵至定陶。百姓拥道，士民夹路，旗枪映日，兵士相睹，尽看驾。早晨过其县，望见一营壁垒雄壮。汉王问左右曰：“何营也？”左右曰：“乃齐王韩信之营。”汉王停骖视之，久看信营。当日汉王心中疑虑，而密问子房曰：“项氏已灭，韩信尚执天下兵权，其信之略，威震四海，天下无敌，吾实畏之。”子房愕然惊恐谓曰：“方今天下初定，大王不宜有此疑心，恐有泄漏。信若有变，非羽之敌也。信之威畏，王自思之。”汉王问曰：“自古丧大业宗禋者，其所斩有由矣。三世以嬖色取祸，嬴氏以奢虐政失，西京自外戚失祚，东都缘阉尹倾国。”

诗云：

见有春秋传，谁人赛霸王。
到头难比福，随分莫争强。
看遍英雄传，多因名利亡。
全身能远害，唯有汉张良。

又诗：

拔山力尽战无休，盖世英雄不自由。
帝业不成非智浅，皇天亦辅汉炎刘。

韩元帅到定陶县下营定，汉王宣元帅。元帅与众官见帝。汉王言曰：“朕以齐国与太子刘长也，今封尔为楚王。”元帅不喜。汉王曰：“楚有十年粮、十万勇兵，何有不如齐国也？”信见汉王不悦，信方受楚王之印，谢恩毕。又宣彭越为达成侯，宣英布封九江王。各受印谢恩讫。汉王传旨：“其余众将，寡人还长安之日，有功者迁赏。”来日军行，驾至泗水，诸将等上疏云：

楚王韩信顿首拜上：陛下圣文神武，治乱安危。臣等一生忠义，千古功名，以

死战于垓前，施智谋于阵上。战必胜，功必取。方今天下平定，干戈已息，非士卒之功，皆陛下洪福。臣等谨上疏，请陛下立尊号，放大赦，以慰天下民心。有功者宜加奖赉，录用子孙。信等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谨疏。高祖听奏，大喜曰：“寡人到长安再共文武商议。”众官各归营。

有日，驾到咸阳，高祖归宫，众将各归宅。第三日，汉王升殿，聚大臣，放赦遍行天下。子房、萧何等众官上贺：“自垓下灭楚之后，有功者封官，无功者受赏。天下亦定。”汉王曰：“未定。”子房奏曰：“臣不达上意。”王曰：“虽然楚灭，朕恨二人不得，吾乃不安。”子房曰：“何人？”帝曰：“楚臣司马钟离昧、季布二人未获，朕仇不解。”子房奏曰：“惧者乃项王也。今楚灭，何愁二匹夫乎？我王降诏，遍行天下，若藏钟离昧、季布者，灭九族；若获到官，千金赏，万户侯。”子房奏毕，高祖即行圣旨诏行天下，拘刷钟离昧、季布二人。不因行此圣旨，致使君臣失义；信有十大功劳，变作斩鬼！今有富民朱长者，闲坐自思：汉王行诏刷钟离昧、季布二人，若有隐藏之家，九族遭诛。今家中有一人，随唤问之：“尔莫非钟离昧、季布乎？”其人言曰：“然。”长者心乱。布曰：“佐楚之将，与汉冤仇。今日楚灭，无处安身，自货其身于宅中。今闻汉王诏书，千金赏，万户侯，布乃谢主公恩养一载，缚布到官，愿主公请功受赏。”长者曰：“既足下国之将，吾争忍受此之名利？你且只隐吾宅中，今长安我探虚实。”

长者谒夏侯婴，到长安，共婴相见。婴曰：“恩兄何来？”朱公曰：“吾有少事告尊兄。”婴曰：“何事？”朱公曰：“今季布见在我宅中，如何救之？”婴半晌不语，多时，告：“兄可休忧虑。”茶饭酒毕。

至来日，百官朝帝。夏侯婴出班奏曰：“王可寻思？”帝曰：“但奏，寡人随之。”“臣问帝诏遍行天下，拘刷钟离昧、季布二人，至今不得；切恐刷得紧急，别生事端，如之奈何？莫若陛下放赦二人，决得其人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

即日遍行大赦，书云：

楚之臣钟离昧、季布二人，赦到投首到官者无罪，官职依旧封之。如一月出者，依封；月外出者，复罪如先；依诏治罪。

婴出朝到宅，见长者。朱公问：“奏帝如何？”婴言：“帝与之专赦二人。”朱公既得言，回说与季布，乃谢长者。长者修书与季布见夏侯婴。

次日，见汉王，奏曰：“有季布投赦来谢恩。”汉王大喜，即宣季布至。王曰：“卿既为亡国之臣，合当万死，是各佐其主。今放大赦，免卿等二人。卿在楚封右司马，今依楚封，为汉司马。”季布顿首再拜：“臣乃亡国之臣，礼当万死，今谢陛下圣恩。却依楚封官职，无可报王之恩。”

有一日，驾坐有怒色。子房奏曰：“天下太平，万民安业，陛下何怒？臣不达

上意。”帝曰：“朕昨放赦，免楚二将之罪，季布来朝，钟离昧为何不至？”季布听言，出班奏曰：“今有楚王韩信，怀大王夺印之冤，齐王改楚王之恨，诏赦楚将，二次刷季布出来。有钟离昧不出，被韩信藏之，请大王圣鉴不错。”諛高皇魂不着体，叹曰：“官高职贵，上有谋心，忘其乞食漂母，为胯下之人！”帝拂袖而归宫，文武皆退。

使传旨宣子房、萧何入内见帝。帝具说韩信藏钟离昧之事：“要设一计捉韩信，二相勿推。”子房、萧何二人皆顿首请罪，奏曰“陛下新立韩信为楚王，方今天下大事既定，岂有别意？今陛下见此小可之人，便欲擒之，逼之太急，此人必反，若反，汉之天下未能保也。请陛下慢图之。”帝不从，二人且退。

陈平于相府院才坐，忽有使命至，奉帝诏陈平。陈平既随使入内。帝问平曰：“胯夫私藏钟离昧，有欺朕之意。朕今欲擒之。”平曰：“信有万变之术，鬼神不测之机，量平机见，怎谩信。”再问平，平无言可答。

帝令近人监伴三日不放出内。帝亦不朝。至四日，汉王宣陈平问：“卿尔不言一计，当殿先斩尔身，后灭九族。”陈平再奏曰：“钓鳌须凭香饵，打虎只要游子，不得二，鳌虎不能近也。今料信计难矣。陛下亲行，信可得也。”帝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陈平曰：“陛下先教颁诏，遍行天下言巡游，信可得也。”

帝曰：“卿言甚当。”放平出内。

子房、萧何议帝四日不朝，陈平三日不放出内，有甚事？正念间，人报曰：“陈平至。”二人迎平而问曰：“公与帝三日议何事？”平曰：“汉王巡游。”子房叹曰：“楚韩信休也！”

随驾巡游去军吏官员人等，收拾行装，闹却咸阳。天下太平常有细作，离乱岂无奸人？今有大夫孙安在咸阳，密听汉王行事，闻天子巡游，唬杀孙安：“捉我王公去也！”

孙安急来报，楚韩信见孙安咸阳而来，问曰：“何事？”孙安曰：“天子巡游。”韩信离坐，仰告天曰：“四海晏然，万民乐业，此乃帝之恩德，亲临抚恤，真难得也。”孙安奏曰：“大王错矣。非抚万民，专来擒大王。”信见此言，惊而问曰：“为何？”孙安曰：“近有季布，帝赦其罪，为大王私藏钟离昧，无计取之，诈称巡游，来就大王。大王可熟思之。”韩信道：“无此事！我不曾负汉，汉不负我。”

左车言曰：“汉王三次负大王之功，王常言汉不负王，因为私藏钟离昧否？”信曰：“然。二次诏赦，隐不出，合得甚罪？”左车曰：“罔君欺上，果有振主之威。据此可出兵二十万，驻于徐州之西。主为坐寨而问不动，使汉更有机谋，不敢正视楚国。”韩信曰：“若依公语，使信疑汉，不尽忠孝之心。”

周叔告楚王曰：“观汉王谋心多日矣，左车高论长也。愿王思之。”使信心

乱不随。

有一日，人报曰：“汉王提兵三十万，今在徐州西下营。”唬韩信心不知高下：果有此事，如何决矣！

一人出，乃钟离昧，告楚王曰：“今时难悔，君疑王有振主之威。见今天下太平，焉用大王？大王休愁，今昧不怕死，愿从大王献与帝梟首，终不免大王之罪。虽汉王提兵驻徐州，不敢犯楚。王若依左车之言，今晚出兵二十万，我王万无一失。如别思之，国破家亡，彼时悔之晚矣。”韩信曰：“吾岂不自知，汉王不负我，我岂能负汉乎？”左右将钟离昧斩讫。

韩信引百官，将钟离昧首级献与汉王，至帐下立。汉王问信：“尔藏钟离昧，今你虽斩首，尔合得甚罪？”令左右监押韩信还咸阳，便要斩首。子房知，急谏汉王曰：“韩信有盖世功名，灭楚王。我王为帝，掌握天下，享富贵，皆是韩信也。我王思之。”汉王沉吟半晌：“朕思卿累有欺吾之心，合当斩首；为卿有立国之功，免卿死罪。去大楚之军权，封卿为淮阴侯，只于咸阳住坐，不令去下邳。”韩信点首惭愧，羞懒而归。到彼安下处，甚是消疏，感心不能进食。每日独言独坐，并无一人相问，衣食不给。长叹曰：“自骂懊恨。懊恨不听蒯通、左车、孙安、周叔之言，果有今日！”韩信自作一绝，诗云：收秦燕赵略三齐，破楚封王事得宜。

不用蒯通周叔计，遭擒削职悔时迟。

时有子房独坐思想：高祖将韩信欲斩之，更夺了军权，虽亦免罪，久后不免死于汉王之手。

话分两头。大汉九年夏六月，大番军入界，见至代州北下寨。教急入长安报与阁门大使。使奏曰：“今有番军入界。”汉王不悦，问众人：“谁可为大将军征敌番军去？”陈平奏曰：“欲要番军退，必用武骑将陈豨。”汉王准奏，宣陈豨受印于枢密院，交兵二十万，将韩信应用兵器衣甲分付与陈豨。陈豨于朝内谢恩，出朝来，因从韩信宅门前过。陈豨思惟，就向楚王求一计。至宅门下马，豨见信，礼毕，豨曰：“特来大王求一小计。”楚王叹嗟不止。陈豨思上心来：吾若退讫番军，有多少勋业？想楚王有十大灭楚功名，坐家致仕。信曰：“陈豨休说。”陈豨将楚王手相从出门，避信上马。豨执鞭而问信曰：“豨就于雁门兴业，谋夺刘氏江山？”信曰：“尔能为拼死乎？”豨问曰：“的实从焉。”即领大军二十万星夜北行。

数日，早至代州城。逢番军，战于大野。番军大败，各各逃生。收兵罢战。陈豨得胜，领兵入城，与众官升厅，置酒饮宴。茶饭毕，陈豨执盏乃告众官曰：“番军大败，皆赖众官员也，非吾之功。今问众将士，想汉王有始无终，损灭诸侯，思新忘旧。昔日楚王韩信盖世之功，至今坐家致仕。久后咱都如此也

！咱众官员就此处买马积草，共同谋夺刘氏江山。”众将大悦，都称其反。手下五十万军，屯于代州，闭门不出，自称雁门王。周围阻路，不通往来，商旅告知太原魏王。魏王写表，奏知高皇。

高皇将表看之不尽，说高祖龙颜失色：朕思之，陈豨造反，多因为寡人与陈豨军屯衣甲器物，是他韩信执用的物件，以此上仇寡人之冤。韩信与陈豨临出征，就他宅上同谋反之情。高皇即宣陈平：“今有陈豨反，谁可敌之？”陈平曰：“英布、彭越二将可亦敌之，除此无人可敌。”

圣旨未曾宣二将，有人报韩信：“今高皇宣英布、彭越出征陈豨。”韩信先修书与英布、彭越：“不可还朝。”信与奸细人于梁王宅下书。梁王见其书上，韩信坐家致仕，袖手无言，嗟叹不止。有人报曰：“高皇圣旨，今雁门陈豨反了，宣梁王。”梁王不悦，茶饭毕，送使还朝。梁王言：“我还朝，吾与韩信一般！”

高皇宣英布。英布已知韩信书中启覆，不受诏敕。高皇见二将不来，口生疑心。韩信坐家，作念：高皇，尔乃徐州丰沛人也，亩陇生计，好酒及色；少为亭长，因解罪囚到芒荡山，得逃避罪，断其白蛇，亦何豪强。与项羽兵分两路，收秦二世江山。汉楚同议，先入关者，秋毫无犯，约法三章，再定新律五刑。还兵东归，立诸侯弘振。项羽将勇，范增辅谋，左迁诸侯之权，自立西楚霸王。汉王南过栈道，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，举信一人之德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赫燕收赵，涉西河，虏魏豹，擒夏悦，斩章邯。赶田横于海岛，逼霸王到乌江。立帝之基。灭楚以来，四海安宁，民皆快乐，万里闻风，一鼓而收之。信望衣锦食肉，谁指望夺印怀仇，不似芒荡山下累求良士。今日成帝业后，看大臣有如泥土。早知你有始无终，且不如楚项羽前提牌执戟。谩图五载，创的大功，却坐家致仕，无由所诉。自作诗一绝，嗟叹云：

韩信功劳十大强，悬头无语怨高皇。

早知负我图劳力，悔不当初顺霸王。

话分两头。高祖升殿设朝，问群臣：“朕思陈豨代州霸城造反，谁能敌之？”见班部中萧何奏曰：“陈豨兵机深厚，谋计多能，不在韩信之后，有鬼神之机。在朝将相，尽皆老矣。楚灭以来，诸侯各分地面，治宰救民，天下平定，不习剑戟，稳坐琴堂。有武艺者去其军权，在朝文武不无吕望之机，回顾韩信之人。我王圣鉴，欲擒陈豨，除非韩信也。”高皇惶恐：“萧何，寡人怀韩信追楚王之权，若用此人，与陈豨同谋。朕观班中臣宰，多半而鬓发斑白，无人掌帅，寡人御驾亲征，迎敌陈豨，除河东万姓之灾，免黎民涂炭之苦。”敕令吕后设治国事，萧何监理朝纲，周勃为招讨使，王陵封受大将军，灌婴为合后，使酈商、柴武左右将，樊哙为前步先锋。御林兵五十万，选吉日行兵。

驾入后宫，吕后接驾入明阳宫。吕后与高皇对坐。须臾乐奏，樽酒毕，御膳罢。至天晚，凤烛齐明。吕后再进樽酒与高皇。高皇意下如何？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懒顾杯中酒，频思塞上忧。

吕后见高皇龙颜不悦，问：“大王，方今天下和平，四海来朝，万民乐业，五谷丰登；秦楚疆封，尽属刘氏社稷。岂不想，足者常足也，祸莫大于不知足。大王怀愁者甚也？”高皇曰：“今有太原魏豹写表来申，代州陈豨反矣，自称雁门王，手下有数员战将，更挑了寡人上驷军二十万，朝野无人可敌。朕当御驾亲征。胸怀二忧也：外有陈豨之患，内有韩信之忧，内外困心。所以朕之烦恼。尔敢持内罪杀信乎？”吕后曰：“臣愿领陛下圣旨。”

高皇一宵无寐，至天明，御兵征行。吕后、萧何文武百官，送高皇上路。于前者先锋使樊哙，合后者略阵将灌婴，大将军王陵、招讨使周勃二人，次序着高皇车驾，五十万雄兵，雁翅而分行；三百战将，鱼鳞似相逐。五万军青红遍野，杂彩旗映日遮天。人行动疾如流水，马骤时紧似飞腾。前后数日，至于汾阳。晓夜行程不住，直至代州西四十里下寨。

高皇坐龙宝帐，两下排列文武百官。高皇问大臣曰：“朕欲来讨陈豨，怎生用兵？”陈平奏曰：“陈豨足智多谋，若使用兵，不知地面，恐落反贼奸计。使宣随何将金赍赏招请去，如受者职主加封；如不受，用兵杀之。”高皇：“依卿所奏。”

随何赍金千两，将敕诏到于代州城下，见城门紧闭。听得城里鼓乐喧天。随何使近人报知城上人道与陈豨：“今有高皇敕诏金帛招豨。”小卒报知陈豨。陈豨上城与随何对话：“吾乃为千金卖我性命！上大夫随何，尔退！”随何曰：“不受千金，受取官爵。”陈豨冷笑：“吾受汉君命？大夫寻思，楚王韩信如之何？鞍不离马，甲不离身，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叶诸侯四海之内皆归于刘氏。推项羽十件大功，立汉王万载兴龙之地。他有疑心，言作功臣，交楚王坐家致仕，却做闲人。吾思此上，故于代州，仗手下二十万雄兵，与汉君争都。如汉君胜，吾甘心而死。如豨胜，与汉下大臣出一口气也！”

随何见陈豨不肯顺汉，回见高皇，备说此事。高皇闻知：“叵耐反臣，誓与决战！”言讫，八月十三日，高皇宣陈平定计。陈平奏曰：“若要捉陈豨，来日王陵领三千骑，于代州城下搦战。陈豨出城，敌做诈输，即便回走。陈豨必来追赶，令照会领兵三万，于深水口川泥弯埋伏，可擒陈豨。”高皇大悦：“真贤才也，依卿所奏。”即便准备来日计谋。

话分两头。陈豨与手下众将安排，赏设三军，连夜饮酒。至二更初，见碧天银河耿耿，宝帐上玉露零零。又见贼星犯于北斗，此乃注兵犯入代州境界。“来

日不可放军出城，必有坑陷，战则不利我军也。若战，必待天时。”陈豨传令，告布诸将，严守城垒。众官应诺，亦省会通知，各执兵器。至天明早晨，忽见东南上一队军马，约到三千余骑，如胜也似来，认旗上字是王陵，领兵至代州城下搦战。陈豨号令省会诸军，无得与王陵对话，牢守城门。陈豨见王陵不动。

至八月十三日，陈豨传令：来日与汉军决战。先令副将刘武正东五里芦水北岸，引军二万，分作五队，于营前安青旗二面决胜败，如果不利，截旗营前，以定胜败验之。又令武骑将李德，将马军二万，代州七里滩埋伏，分为五寨，营前安红旗四面，不利即将旗截倒以验之。又令宋公达引马兵二万，离中寨正西北里以来雁门曲河岸，暗军二万，分作五寨，营前安白旗四面，不利将旗截倒，以验法相救。又令牙将陈产引马步军二万，离中营十里以来正北曲路埋伏，兵分为五队，于营前安皂旗四面，恐军不利，截旗为号，即救应外助。令弟陈招于代州城内守把堤备，管勾内外，救应外营提点使，若用汝兵，即倒锦旗二面，如截之，即来救助。又令在城百姓丁壮，尽要上城守护，无得失误。

陈豨言曰：“我管营中，统领上驷军一十万，尽用全副执袋弓弩，四面而埋伏。”长枪短剑，押手而奔，吞五方旗镇，营四位寨。各有阵法。旗幡脚映日遮天，军马动万丈尘埃。外辕门对着里辕门，中军帐前先锋，后有玄武护尉。左有青龙助势，右有白虎盘营。战尘郁郁，杀气腾腾，遮笼四野，蔽塞五方，帐西南取条鹿巷。长计人陈豨正铺谋定计，已早天明。

寅时左右，豨见正南上旗号遮天映日，征鼓振地喧天，兵马如飞。都无一饭间，汉兵至正北面，见龙虎旗引路，五十万御兵随帝，相对着五七里下营。黄罗旗盖下，见三千个锦衣，簇拥二百员战将，遮护高皇，宣周勃排甲马，点勘军兵。

周勃领圣旨，即排一阵，名蛟龙混海。势如蟠虬，屈屈两口，压阵四面旗，睹军前排长枪当锋，后列弓弩攻威。周勃向军阵前便骂：“反贼怎敢无端！汉王有甚亏你，教你前退番军，却向此处造反！吾特来伐罪。”陈豨闻言罢，不语，又见蛟龙阵，心生怒了，即便排一阵，名大鹏金翅阵。头如铍嘴，两翅似征旗遮阵，闪出杂彩旗，点布青红白黑黄，阵圆如飞鹏振翅，军马似竹笋。准备与汉军交战。

周勃传令，交先锋出阵，跃马直取陈豨，二十万御军一齐打阵。两家未见胜败。步军开弓蹬弩，马将舞剑轮刀。怎见得如何厮杀？有诗为证：

人逢短箭高张口，马中长枪不起头。

血如流水尸横算，日月无光天地愁！

陈豨杀的汉军数万余人，尽皆乱走。周勃阜高处见汉军大败，踪马来奏高皇。

高皇大惊，敕令众诸侯将五十万兵一齐助杀陈豨。

举旗号，四面见，一齐掩杀。当日两家大兵，雁门东河曲大战，天愁地暗，日月无光。狂风飒飒，杀气腾腾。刀举处人头落地，枪搠处马早翻身，箭如雨点，旗脚翻风。陈兵、汉兵，不分胜败。

陈豨恐本军不利，急向营前再索军号，混来救应。先截西方庚辛金白旗，刘武到来撞开，分作两队，又截红旗，李德军到来杀汉军；又截青旗，宋公达军马到来上阵，又截皂旗，正北上，程彦雄领马军来杀汉军。被陈豨五处兵攻击，救头不救尾，汉军大败，向那西南路上走。被陈豨约到三十余里，教汉皇叫苦不迭。

陈豨收军还于代州，点检兵数，约折勾一百兵人。陈豨排宴赐赏，三军受赏快活。

话分两头。高皇升帐，又宣陈平曰：“朕军与陈豨交战，三次不胜，倒杀寡人一阵。似此怎生的擒这反贼？”陈平奏曰：“我王何忧？虽折军五万，须要正本。陈豨有兵二十万，以后再无续添之兵。于我取军如大海之水，已有续添，取百万之军，亦小可哉。先教太原魏王处军十万，再与陈豨决战。”高皇知陈豨奸雄，足智多谋，恐用兵偷侵长安，遍行随处堤备，严设人兵，守把关口，恐落贼臣奸便。高皇赞陈豨一绝诗云：

元是寒门一壮夫，穷通文武有规模。

料尔福缘名分薄，何能端坐镇方隅。

按《汉书》云：吕后送高皇回来，常思斩韩信之计，中无方便。若高皇征陈豨回来，必见某过也。吕后终日不悦。驾去早经二月有余，令左右请萧何入内。吕后问丞相曰：“高皇出征，临行曾言子童与丞相同谋定计，早获斩韩信，要其愆过，问丞相有何计？”萧何闻言，心中大惊，暗思：韩信未遇，吾曾举荐他挂印，东荡西除，亡秦灭楚，收伏天下。今一统归于刘氏，今作闲人坐家致仕。今亦要将韩信斩首。吕后逼吾定计，不由我矣，实可伤悲。韩信好苦哉！萧何哽咽未对，吕后大怒曰：“丞相不与朝廷分忧，倒与反臣出力！尔当日三箭亦保韩信反乎？”萧何急奏曰：“告娘娘与小臣三日暇，限于私宅中思计如何？”太后准奏。

还于私宅，闷闷而不悦，升厅坐间，有左右人来报，楚王下一妇人，名唤青远，言有机密事要见相公。萧何曰：“唤来。”青远叩厅而拜：“告相公：妾有冤屈之事。韩信教唆陈豨造反，却把妾男长兴杀了。因此妾状告相公。”萧何听妇人言其事，唬得萧何失色，暗引妇人青远入内见太后。萧相言其韩信教唆陈豨谋反。吕后大惊，问萧相如何。萧何言：“牢中取一罪囚，貌相陈豨，斩之。将首级与使命于城外，将来诈言高皇捉讫陈豨斩首。教使将头入宫，韩信

闻之，必然忧恐。更何说韩信入宫，将他问罪，与女人青远对词证之。”太后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

即日闻之，杀了陈豨，更听有使命至，将陈豨首级入宫。韩信大怒：打即匹夫，我教你恁的，如何却反了！自作念之间，左右人报与韩信，有萧相门外下马，韩信急忙接着萧相上厅，各序尊卑，礼毕而坐，数巡酒，礼终。萧何言曰：“今有使命到来，将陈豨首级进入宫来，太后设宴，众诸侯群臣尽要入内。楚王今日与吾相同入内，吾于太后行保大王，于楚地依元旧职镇守，如何？”信大悦。

二人出宅，并马而相逐入内来。韩信岂知是赚他之计？至内门里，韩信到萧墙左右，回头不见萧何，韩信拍马言曰：“吾中萧何之计也，不能复去，吾之命逡巡之间亡矣！”俗谚有云：

韩信将军智略多，萧何三箭定山河。

不知勋业翻成怨，成也萧何败也何！

却说吕太后令武士从一壁转过，将信擒下。那金瓜武士推拥着韩信，在吕后殿前。韩信见吕后，执手难言，两泪交流，言声“屈死”。太后笑曰：“高皇有甚亏你处，唆使陈豨雁门造反者？”韩信言曰：“小臣并无此意。”吕后唤那女人青远证言韩信。吕后不容分诉，即传令武士，金瓜簇下。韩信言：“等高皇回朝，臣死也未迟，且看垓下苦战之时。”吕后不从。韩信骂：“无端贱婢，你宫中暗藏沈孳私通，偏无欺君之罪！”

武士押信至未央宫下，建法场。信问曰：“谁为监斩官？”刽子答曰：“萧何为监斩官。”萧何不来，别委监官到来，言曰：“大王知罪三件么？”信曰：“不知三罪。”监官曰：“前南梁盗官马一也。”隐藏钟离昧二也。教唆陈豨反三罪也。”韩信懊悔言道：“我不听蒯通之言、钟离昧之语，误我落在贱人之手！”吕后传令教疾忙下手，赐韩信而死。后有胡曾诗二首为证：

可惜淮阴侯，曾分高祖忧。

三秦如席卷，燕赵刻时收。

夜堰沙囊水，舒斩逆臣头。

高祖无后幸，吕后斩诸侯。

大汉十年九月十一日，韩信归世。其时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长安无有一个不下泪，哀哉，哀哉，四方人民嗟叹不息：“可惜枉坏了元帅！”人皆言萧何共吕后定计。当日萧何三箭，登坛拜将。今日成败都是萧何用机，人皆作念怨之。

大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，与陈豨沪紫寨河滩西，被陈豨二十万大兵，分为七队，杀汉军大败，向西南而走。刘武、李德追高皇至近，武把高皇用刃刺之。刘

武见红光罩体，紫雾遮身，不能刺之。二将还营，高皇收兵点检，约折兵三万余人。高皇苦苦痛嗟叹不止。升宝帐设群臣问：“朕手下恁这二十员战将，无一个敌得陈豨！”闷闷不悦：“似这般怎生收伏这反贼！”

陈平奏曰：“我王无虑。臣有一计，名曰小会垓也。陛下差使命赍擎宣诏牌印金帛，招收陈豨手下副将刘武、李德、宋公达、程彦雄等四人，若得外攻里应，恁时必得陈豨。”高皇闻奏大悦。

当日，即修诏牌印金帛，夤夜使奸细人谒见刘武等四人去。已至代州东，半夜前后，奸细人至于刘武宅，使人报知。刘武迎至厅上坐。使命言：“小官非是陈豨手下人，吾是汉皇使命。吾将高皇宣诏牌印金帛，欲来招伏四将军。”刘武言：“俺元是汉之臣，焉能肯扶陈豨？”刘武受诏牌金帛了，即请宋公达、李德、程彦雄共同商议。四人受赐赏，各要与汉王建功。使回奏高皇。高皇大喜，即便来日准备外合里应，拿捉陈豨。

当夜，陈豨心神恍惚，卧不安宁。豨出户观其乾象，见贼星背于斗牛，四内将星，背入宫外，兼帝星明朗，战敌之辰，注内反外，必有死亡之事。又三日前，打听得长安斩讫韩信也。豨仰面大哭数声，无言览膝，闷闷而不悦。

陈豨思上心来，想：“高皇天子洪福不可共敌。”豨与弟将亲卒老小共三千人马，私地夤夜往北投番国去了。

高祖约会捉陈豨，外攻里应，欲杀之次，不见陈豨。有一人来报曰：“今陈豨领三千人马，亦过雁门关，投番国去了，不能捉之。”

高皇入代州城内，传圣旨，但是陈豨手下反军，尽皆在赦下，免其罪。安抚百姓。将四将加官：“第一刘武，雁门关节度使；宋公达，代郡安抚使；李德，代州节度使；程彦雄，忻州刺史。”加四人官了，四人拜舞谢恩。

高皇加陈平左丞相，兼授代州魏王，陈平谢恩，敕令刘武等统二十万上驷军，永镇北番。高皇驾回长安。

前汉书平话卷中

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，驾征陈豨还朝，百姓香花远接，文武随驾入内。即日升殿，宣太后问韩信如何。吕后曰：“子童领圣旨，九月二十一日未央宫下，斩讫韩信也。”高皇有悔之心。高皇曰：“合等寡人回程，斩之未迟。”吕后奏曰：“我王去时，教子童除之，王何悔之？”高皇闷闷不悦。再问吕后：“韩信死之日，言寡人甚来？”“信毁子童后，言道：悔当日不听蒯通之言，钟离昧之语，果然落妇人毒手。”高皇曰：“韩信多怨寡人来，想韩信谋反，都是蒯通。谁人与寡人建功寻蒯通去？”陈平奏曰：“此人往日曾言，他家住燕京东柳管村人氏。欲得此人，有上大夫随何与蒯通旧日拜友弟兄，可以得此人。”“准奏。”

随何持诏往燕京来。随何至驿中，燕王接圣旨，拜舞罢，请随何饮宴了，燕王差使引何至柳管村蒯通庄上。随何见一老母，是通母，随何问之。母言：“我儿有风患，不在宅内，往于东庄上去也。”何坐于门首等候间，通从南来，引猪狗而来。何言：“大夫安乐否？”通不听，独言：“这几日将星落在长安，争知他却是死也！”道毕，通将砖瓦打随何，口中或念兵书，或笑。何将通衣服拽住：“大夫你早来念甚来？你是何患疾？”争知诈也。何言：“大夫，今你主人韩信于这九月二十一日，未央宫被吕后斩讫。”蒯通闻之，叫一声屈，气倒在地。何扶之，一饭间苏来，垂泪哭之不绝。

何劝毕，二人请序尊卑，于堂上坐说其事。何言道：“高皇有敕，宣大夫。”通曰：“吾愿往见汉王去。”通辞老母。老母曰：“今汉王来宣我儿，不争你去必性命不保也。”通言：“您儿口中舌在，不能死矣。”

通共随何入长安来至朝门，引通见汉王。拜舞毕，高皇赐通平身。不敢便问。通殿下多时，帝不语。通计策已在心头。通仰面儿大笑三声，却又大哭三声。高皇问通：“尔笑者为何，哭者为何？”陈平搔耳：此人不可问，若问，通必然说也。蒯通便奏：“臣一哭我十年苦战，二哭朝中无人，三哭汉大臣不与通说话。”高皇问：“笑者为何？”“臣一笑一人无道，二笑汉家无智，三笑我王自征。”帝怒而问：“卿因甚恨韩信不反？”通奏：“启陛下，是臣恨信不反，此人不用臣言，故来此处受刃。韩信若听小臣之言，怎死于吕后之手？”高皇大怒，要镬内烹之。通嗟吁：“是合烹小臣唆信反罪！”通点头：“臣理当，时秦朝陆沈，山东大扰，异姓并起，英雄乌杂。秦朝失其天下，天下共逐。高材捷足者先得之。桀犬吠尧，尧非不仁，吠之为非其主也。当知小臣独知韩信，并知陛下。吾受信衣禄，岂不知恩？山东大乱，皆因秦皇无道、到处兴兵，谋臣不圣明辅佐，臣宜尽呈绝伦之才，教信反数次，不纳小臣之言，致必他家受刃，故以哀哉。可惜许大车马，多争天下，任用贤士，纳谏如流。陛下百万雄兵，骁将莫知其数，皆总不及于项羽。立韩信为帅，灭项羽在乌江。如今天下太平，更要韩信则甚？是可亦斩之。臣数信更有十罪，汉大臣皆可以听。通数信十罪：第一，陛下汉中投奔，诸国亦可拜将能定秦，陛下复有故地，其可杀也是一罪。第二，陛下兵败濉水，夺于荥阳，韩信能提孤兵破楚王于京索之间，杀楚军二十余万，諛项羽不敢正视，其可杀也是二罪。第三，魏豹反于河东，绝临晋地之渡，在蒲州之势，逼陛下得河东，其可杀者是三罪。第四，困于成皋，益兵一万，信能其驱大愿寨血阁攻别诸侯，威擒夏悦，斩张全，其可杀之是四罪。第五，信下井陘路，不终朝而破赵军一十万，死于泜水，攻赵四十日，收全赵之地二千里以归陛下，其可杀者是五罪。第六，燕连北虏，东接三齐，令信不能血刃，一书归之，使齐无接，其可杀者是六

罪。第七，齐反复如楚用，时龙且楚军二十万，与信相吞，信能不出兵，沙囊堰水，赶田横归海岛，下齐七十二城，其可杀者是七罪。第八，兵困陛下成皋，信能展于河北，便大梁七十郡，以分人之势，其可杀也是八罪。第九，垓下聚兵百万，会天下诸侯，困羽九重山前，信定十面埋伏，逼项羽乌江自刎，万里江山一归汉业，其可杀者是九罪。第十，陛下出自布衣，信立九庙，置皇基，成帝业，其可杀者是十罪也。启陛下：韩信则不有罪，更有五反。臣启我王详察信之反者：收燕破楚兵，权四十万雄兵，此时好反，今为闲人，乃是反也。韩信九重山前，大会垓下，权一百万大军，恁时好反，今为闲人，乃二反也。启陛下，今来天下已加信为楚王，权兵印四十万，坐独角殿，称孤道寡，顶冠执圭，恁时不反，今为闲人，乃是三反也。陛下驾出成皋，信在修武，权兵印五十员大将，掌四十万雄兵，帅有镇主之威，天下诸侯惧怕，今日尤烹小臣，我王见孤兔灭绝，不用猎，欲要烹臣。”通仰面而叫屈。

高皇见通言信有大功劳，无言可答，两眼流泪。众大臣尽皆伤感，敕下免罪，赐金千两，绢帛一千匹，交通还乡侍奉老母。通又哭奏高皇：“我王可怜韩信亏死，看旧日君臣之面，可亦建墓，高筑灵台，盖一祠堂，受人祭祀。”高皇依奏，敕葬坟墓，建立祠堂。通授燕京通判。谢恩辞帝归乡：“臣去我王善保龙颜，宰国设政，安抚黎民，轻收差税，重赏三军，可亦显君臣之道。”蒯通辞帝，出长安还乡，上燕京通判赴任讷。

话分两头。有楚州骁将夏广，夜梦见主上斩良将，连头提众将。惊觉，速令孙安、柴武于长安打探此事。彼知蒯通礼上燕京通判，亦知斩讷韩信。孙安回说此事。众将大怒，聚兵与楚王报仇。夏广曰：“谋谁作主？”众将曰：“蒯通也。”夏广不免亲取。

文通至燕市，门一月不开。忽一日，人言大夫在小庭坐地。遂叫左右人问去。通曰：“公乃何人见我？”广曰：“道与报事人道，是你爷来也！”门人不敢报。于是夏广大怒，将门人拳打。广自走至小庭，扯住文通，腰间取剑。唬得通惊叫一声：“我有甚罪过？”广怒罢，仰面而大哭曰：“本主已死，尔却论功受赏，我特来取你，何计与主公报仇？”言讷二人共议。

通母听广说此事，曰：“我儿去后，你母如何？”通不从母，言：“吾者尽忠不能尽孝。”母遂即投壁而死。通大泣，遂葬母讷。

二人乘马而至于楚国，见孙安，设宴，酒带半酣，孙安问通曰：“愿设一计，如何聚兵四十万，入长安与主公报仇？”通曰：“无计。”孙安大怒：“我特取尔来，要求长便之计，与主报仇。故言无计，要尔何用？”令左右人缚住文通：“尔受吾二箭！”孙安张弓搭箭，再问曰：“计有无？实说！”通曰：“计有也。”孙安笑曰：“尔先说无计，今却道有计，尔因何便有计来

？”通被将军礼下为人，必有所告，计曰：“去长安着诈使命先于陕府、洛阳、大梁一路准备粮草。”诈使回，孙安不住重赏三军，六将闻的消息，领兵二十万前至潼关。探马入长安，可以敌汉王。

即日，近臣奏帝曰：“今有楚六将来与韩信报仇。”高祖急遣灌婴，领兵五万迎敌。相对，六将出，已至长安城下围绕。高祖亲自上城问六将曰：“因何反朕？”孙安张弓欲射帝，夏广曰：“不可。”孙安城下言曰：“不反陛下，只要太后，与主报仇！”高祖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陈平奏曰：“且于城中刷以似太后颜貌妇人，斩首与之解围。”帝曰“然”。

移时，将妇人头吊下城去，六将甚喜，入营，进以与文通视之。通曰：“非吕后之头，乃诈也。”说与六将甚怒。六将引兵复至城下，喊杀连天。高祖城上问曰：“卿等故来何事？”“陛下昨来与臣头，非吕后之首，乃诈也。臣等乞要太后上城！”

高祖无奈，宣吕后上城。孙安望着吕后射之，六箭不中。六将大惊，乃天助也。吕后终托着皇帝福荫，忽见一条金龙护身。于是六将拔剑自刎而死。

蒯通就计收六人首级，进与灌婴，将入城见帝，又与文武评议，令文通复归旧职。

高祖每日思念韩信。众臣见帝不乐，陈平奏曰：“我王慰闷，可于洛阳观玩异花，可亦悦神。”高祖准奏。即日，起御兵二十万，入洛阳看花。众文武皆至洛阳，惟有彭越不来接驾。帝问：“彭越何意不来？”陈平奏曰：“今番数诏不来，心下别有图事。”于是高祖复还长安，遣使命宣彭越去。

即日，使命至洛阳。彭越接诏，看讫诏，与先一般。那彭越大愤，将诏扯了，将使欲杀。扈彻谏曰：“不可杀。”遂放使命回见帝。

使命具说彭越大忿之事。高祖已知，不乐而忧之。帝思：斩韩信费尽寡人多少身心？今又彭越欲反，朕如之奈何？陈平奏曰：“我主不知，彭越乃是寰中盗寇、海内狂徒。我王多与金宝，此人必来。”高祖准奏。即日取假璧犀带，令夏侯婴为使命，持诏至大梁。王接诏读毕，甚喜。受带。使命欲回，梁王曰：“随使去谢恩。”扈彻曰：“我王不可去，此带乃是勾线，取大王之命，真乃陈平之计。大王若去，与楚王无二也。”梁王笑曰：“我不同楚王。楚王为藏钟离昧，罪当如是，我去无碍。”扈彻又谏，不从。

随使命便行，欲至长安，路逢一老鸦，于梁王头上啁噪。梁王不忍，张弓射之，箭落处不见老鸦，见一石碑，上穿一箭，前来视之，上有金字一十四字，曰：“去年斩了擎天柱，今岁合摧架海梁！”梁王有疑惑之心。又见一老人，哭了三声，言道：“不可去。”言讫，不见老人。梁王疑是不祥之兆。乃暗思忖：“莫是斩了韩信，今日却到我身上？”反复寻思，进退无由。忽见一簇军兵

，约到三十余人马，乃镇守官员，下马迎接梁王。梁王嗟：“高祖乃真命君主，顾我如初。”更不生疑，直入长安。入内，近臣奏曰：“梁王至。”高祖诏梁王于殿下。高祖曰：“寡人数诏尔不来，暗谋甚事？尔亲扯诏书三次，罪当何也？”梁王无言可答。

高祖令武士擒下梁王。梁王怨声叫：“陛下，昔年垓下尽心竭力于王，臣死好屈哉！昔年我王困于蒙阳时，方欲饿死，小臣不避死生，送粮一十万石与我王，救主之难。今灭楚，一旦清平，臣实无背君之意。此时方省扈彻之言。”高祖曰：“将彭越牢固监收，急宣扈彻。”遣使令去大梁城，见扈彻，开诏毕，扈彻并不曾辞别，随使命至长安见帝。高祖曰：“尔因何唆梁王反？”彻曰：“此事臣死暗昧，难明分诉，有诗一首：

去年韩信死，今岁彭越亡；

小臣终是死，无语奏君王。”

高祖令扈彻与梁王相见。彻大哭三声：“臣曾言，大王休来长安！”对众文武大叫，诗曰：

“太平只许梁王置，不许梁王见太平！”

扈彻言讫，撞阶而死。高祖沉吟梁王之事未决。

忽然，吕后来至，奏帝曰：“梁王罪当合死。昔日潍水败时，隔散子童，辛苦甘分，被他欲夺子童为妻，子童坚意不从。既今日之间，尔又故反欺君。”高祖意欲免放，承吕后一言，令武士推转梁王，斩于长安市上。百姓无不哀哉。此时青天失色，日月无光。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，灭了梁王彭越。

有诗为证：

关东初破项王归，赤帜悠扬日月旗。

从此汉家无敌国，争教彭越受诛夷。

咸阳百姓尽心酸，对面相看泪点班。

执手相随成舍去，梁王苦死不堪观。

西京人民尽皆言高祖无道，怨气冲天。忽降血雨三日，田苗皆死。天下人民都言：“可惜韩信、彭越二人，遭吕后之手！”时人谣言，街上小儿歌曰：

“去年韩信死，今岁彭越亡；

限无三载后，两口自生殃。”

高祖自悔其过，本无心损二将，皆因吕后谗言，杀讫骁将二人，感召天降血雨不祥；方表寡人无道。吕后不合恨彭越昔日要他为妻，又将梁王体肉作羹，教外路头目并在朝大小众臣，都皆食之。唯有一人不食，乃中大夫陆贾，言曰：“被吕后坏了汉家天下也。”

高祖闻之，告大夫曰：“千万看寡人面。”又曰：“如今满朝人尽皆食肉，其

余诸侯皆亦怕死，只陆贾不畏死。”又见一人把棘棚折倒，就标上将梁王头上蛆，用舌舔之。众人见乃梁王下中大夫栾布，曰：“念微臣与梁王昆弟之礼，一乃小臣之主，便死难忍，更教筵上众官食之。”众官闻栾布之说，无不伤心。高祖亦闷闷而不悦。

帝将栾布封官，布不受，再奏曰：“今老臣年高六十有余，不能称职，乞告梁王骸骨还乡殡葬。”高祖从之。栾布辞帝还乡，后作诗一首曰：

淡烟轻锁绿罗香，五七年前旧战场；

濉水边头施战马，今朝骸骨葬归乡。

于是栾布嗟叹不止：“可惜韩、彭二人，汉王无道，教吕后坏了天下勇将！”遂作八句诗曰：

韩彭二将定机谋，立国安邦霸业图，

楚将英雄皆化土，驱兵四海去涨渠，

灯前枉看教兵法，月下虚劳念战书；

不是陈平绝后计，争教吕后坏身躯。

高祖言吕后曰：“今汉天下，大小众官都皆赴宴，唯有淮南九江王英布不至，为何？”吕后曰：“但依子童，便发使命宣去，本人如是生疑不至，遣使命送肉酱、肉羹去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急遣使往淮南去。

此时，正是仲夏暑热，英布于扬子江中放船。使命至，就于江上见英布。英布接诏，拜毕，使曰：“帝王前者宣天下诸侯尽赴宴，惟有大王不至，今遣小人特来送羹。”布谢毕，对使食之。食讫肉，问使曰：“此羹甚肉？”使曰：“乃大梁王彭越肉也。”英布急将手指于口内，探出食物，吐之江中，尽化为螃蟹。

英布良久放声大哭，怨高祖无道，不放使回。英布谋反，便入扬州，见妻吴氏说曰：“你兄吴芮，助我兵同反。”妻不从，英布将妻杀了，遂与耿弇商议聚兵之事。

有高祖得知，御驾亲征，来扬州问罪。英布出兵与高祖对阵，布问高祖曰：“韩侯如何死？”“为藏钟离昧，又结陈豨反，罪合斩之。”布又问曰：“彭越如何死？”帝曰：“为三宣不至，将诏书扯了，是亦斩之。”帝曰：“卿反为何？”布曰：“为陛下无道，将二将斩讫，臣乃弟兄三人，与项羽相战，箭血抽肠，今一旦清平，俺三人无辜负大王处，今斩讫二人，更将肉羹送与臣食之，臣乃岂忍，尔真乃无道之王！”布叱三军噪鼓，高祖遣灌婴拒之。于是耿弇展臂擒灌婴于马前。高祖败走，英布追之。高祖收兵更不出兵。英布谓灌婴曰：“我亦无反高祖之心，因坏二将之事，念自来共尔垓下苦战之功，不干尔事。”放灌婴回见高祖，说英布之事。唬高祖不敢出兵。

是夜，被耿弇劫高祖寨，高祖单马逃生，耿弇后赶，持枪刺之再三不得。见高祖头上紫气腾腾，不能杀之。高祖回入寨，被英布于高祖面上中一箭落马。左右急救之，多时方苏。

英布阵自乱，单马走迷，至一山，逢一路军兵。英布认是江南吴芮长子，二人相逐赚英布入寨，以酒待之。酒带半酣，杀讫英布。吴芮将英布头，夜见汉王。

汉王大喜，接英布头欲待看之，大臣谏曰：“我王不可看头。”汉王坚意看之，遂接头在手，视而责骂：“反贼，痛射吾一箭！”于时英布恨心冤气不散，双目睁开，一道黑气，扑倒高祖。众臣救了，多时方苏，因此得病，七十二处箭疮痛。高祖驾回长安，归安乐宫养病。众臣不乐。

有张良知汉王损坏三将，张良即日将靴笏笏袍官爵于汉王面前纳了，拜舞毕：“上覆我王，老臣年纪高大，不能长治朝纲，故纳三般朝典，辞我王。臣于商山归农养性。”高祖曰：“卿去于山野，怎如与寡人同理朝纲，日用衣锦食肉，焉能豆豉醮盐？”“微臣有一绝诗曰：

懒把兵书再展开，我王无事斩良才；
腰间金印无心恋，拂袖白云去不来；
两手拨开名利路，一身跳出是非垓；
老臣若不归山去，怕似韩彭剑下灾。

高祖见张良纳官辞朝去了，帝闷闷而不悦，兼有箭疮疼痛，送于安乐宫养病。亦有刘长之母孙夫人曰：“太后心怀狠毒，向陈平议论。”奏帝请养老只在刘长处，以无后患。帝曰：“然之。”孙夫人辞帝归讫。帝在安乐宫中，其间不闻丝竹之声。帝曰：

“净扫堂前地，频烧一炷香，
有人来问我，唯愿没灾殃。”

帝又曰：“贫居白屋灾须少，富住朱门病也多。”

皇帝额中一点痛，四体不能收。帝困睡。戚氏夫人忽至，奏曰：“大王龙体若何？怕我王万岁之后，贱妾子母如何？”高皇闻言不觉长吁。帝于戚氏怀中，枕右腿，睡正浓。于时吕后至，看帝病，见高皇于戚氏怀中睡，吕氏怒指着戚夫人言：“若高祖万岁之后，我将恁子母每未肯轻恕！”言讫，吕后去了。戚夫人自思：高祖在日，如此欺负，若帝晏归，我子母每如之奈何！痛感伤情，不觉眼中泪滴滴点儿落于高祖腮上。帝忽然觉来，见戚夫人悲啼。高祖问曰：“焉能烦恼？”戚夫人曰：“才则太后至此，言妾等我王万岁之后，要将俺子母每屠之。”高祖长叹，病转不愈。戚夫人泣告曰：“贱妾子母以后如何？”高祖言：“来朝对文武，分付传圣旨与卿子如意，立为后主。”戚夫人起

而谢之。

至来日，高祖耽着病，正登宝殿，众臣入朝问病。帝曰：“朕病非痊，朕故诏卿等，评议汉后主如何？”众臣奏曰：“陛下圣鉴。”高祖曰：“朕欲立小太子如意刘隐为君。”陈平谏曰：“若立刘隐为君，我王家乱也，只宜立太子刘盈为后主，况兼是长子。如意终是次子，幼年未堪为主，愿王纳臣之谏。”高祖疑之恶意，具言：“卿等细详之。”叔孙通奏曰：“陛下意欲立戚氏之子，如何为君？众臣怨心，若论正法，立后朝主，我王宣四皓问之。帝曰：“那四皓？”叔孙通曰：“东园公、夏黄公、绮里季、■里先生。此四人有道之士，见隐于商山，可遣使命宣之，问他何如？”高祖准奏，教使命持诏，往于商山。

使至，见四皓。四皓接诏读毕，四皓随使命至长安。早朝见帝，太子引四皓入朝，见帝，亦礼毕。高祖见四皓白发皓首，约各一百余岁，高祖异之，问曰：“尔四皓也？”四皓各称其姓名。高祖曰：“昔日朕宣卿等数次不至，匿于商山。今朕问立后主，可以掌天下，谁可为也？”四皓曰：“可立太子刘盈为后主，其人孝慈、仁惠、恭敬，天下人伏，刘隐乃是末妃之子，未可以立，兼大王关外更有八子：一太子刘肥，二太子刘泽，三太子刘长，四太子刘盈，五太子刘建，六太子刘恢，七太子刘恒，八太子刘友。况兼刘盈是长宫之子，合为后主，号为惠帝。”文武皆喜。

朝散，高祖入寝殿，见戚夫人与如意共泣，哀告高祖：“若我王万岁之后，俺子母必遭吕后之计也。”高祖沉吟曰：“夫人言之是也。”帝忽然生怒：“朕布衣提剑三尺，取天下，岂不由朕？”令左右诏四皓，欲斩之，复立如意为君。近臣奏曰：“四皓拂袖如飞，不知何往。”有胡曾诗一首为证：

四皓言饥食碧松，石岩云电隐无踪；

不知俱出龙楼后，多在高山第几重。

于时，高祖知四皓去讫，今立刘盈为惠帝。高祖设朝，封如意为赵王，分付与邯郸之郡。陈平奏曰：“如意刘隐为赵王，幼年十四岁，难掌兵权，愿陛下听臣之言，交上大夫周昌、下大夫崔遂与如意同管赵国。”帝准奏。赵王与二大夫受兵印，辞帝去了。

大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，高祖病重，宣在朝众文武，遗嘱谓文武曰：“汉天下皆在卿等。为太子幼小，皆赖卿等，全仗文武之能。”帝曰：“非刘氏不封王，非垓下大有功者，不得封侯。”言讫，低迷真灵，如龙归沧海，凤返丹霄。高祖归天，文武举哀，令白虎殿停尸七昼夜，葬入山陵。在位一十二年，帝崩，寿年六十二岁。

孝惠帝登龙位时，天顺民和，幸然四海安宁，罢讫征战之事。中间却有吕后、

吕胥评议，今日万事休论，若有日惠帝晏驾之时。吕胥曰：“图王霸业，自来有之，不避其故。”又曰：“姐姐不如损讫关外十王，先取青州刘肥。”太后曰：“如何得来？”吕胥曰：“诈写诏书，传言曰：‘惠帝诏请哥哥来也，念弟在幼，特教哥哥前来同理国事。’诏到，刘肥必来。若至时，邀入后宫，用鸩酒洗尘。”太后然之，亦依此计，遣使命持诏至青州。

刘肥接诏，看讫诏，刘肥便收拾行程欲赴长安。有大夫卫勃奏：“大王休去，岂不知吕后狠毒，恐有计策。”刘肥曰：“吾与惠帝是太后的子，今惠帝年幼，难主国事。惠帝诏我，别无他意。”言讫，随使命上路。

至长安，来见帝王，先参拜太后，娘娘得见刘肥甚喜。礼毕，太后曰：“我儿远路，风尘不易，子童先与我儿设一宴，权作洗尘。”刘肥曰：“少待儿子前殿上见子惠帝，然后赴宴。”太后曰：“此乃筵会，宜先饮酒两盏，见帝未迟。”将酒劝之间，忽闻净鞭响，惠帝至。太后惊，令刘肥入宫。俄然驾到宫，太后接驾坐，置酒排宴。帝曰：“娘娘排宴，因何不言？”

太后难讳，说知宣至大王刘肥在此筵会。刘肥见帝，礼毕，同饮数盅后，太后转身，起令宜监，暗将到鸩酒。惠帝疑惑。太后举盏与刘肥，刘肥接盏与惠帝换盏。惠帝举盏欲饮，太后与吕胥扶耳懊悔，大恨刘肥。惠帝见酒色甚恶，遂将酒奠上苍，落砖火焰三尺。惠帝便起携刘肥手至于殿前，弟兄二人抱头而哭。惠帝言：“哥哥莫去青州，只于长安伴寡人住国。”刘肥紧辞，要共青州。惠帝与刘肥合盒子为勘同，各收一扇：“如寡人宣皇兄时，将此一扇勘合相同为准，如无乃诈也，就便斩使封头见朕。”言讫，刘肥辞帝出朝去了。

太后心中日夜不乐。吕胥曰：“别定一计，先发诈使安抚与刘肥，然后再赚刘肥，此计大妙。”太后依言，暗使许使去青州。太子刘肥不整王事，前后月余，吕后又教诈使传命会秦宴。使命到青州，刘肥接诏，看诏问使命曰：“惠帝有甚物？”使曰：“皇帝有宣诏，别无信物。”刘肥自思，此诈也。将使斩之，首级于匣封回，发别使入长安与帝。使至长安，见帝。帝问之，回使将匣开之，帝见了会意，与匣封之，转与吕后。吕后见了甚惊愁，言：“此事泄漏了也！”

太后承闷，酒带半酣，引数十彩女游宫。忽然惠帝至，帝共太后至东南上，见一簇楼台尽是金妆就，希辉光号，与日色争鲜。帝遂问左右：“此是甚■？”左右曰：“此乃凌烟■也。”惠帝请太后上■，太后曰：“子鱼不敢登高看玩。子童只在■下少阳宫等驾。”惠帝登第一■，见八道诸侯来，上一人在日有甚功劳，偏向上位。帝问曰：“此人谁也？”左右曰：“此人楚王韩信。”帝曰：“此人在生日有功？”

近臣奏曰：“昔日高祖南郑起义，封韩信为破楚征东大元帅，明修栈道，暗渡

陈仓，到襄散府，智取咸阳，水滄废丘，席卷三秦；涉西河，虏魏豹；遗金收赵，修书吓燕；擒夏悦，斩张全，取三齐，赶田横于海岛，滄水斩龙且，逼霸王乌江自刎，倒旗灭楚，定天下为一主。”帝听奏毕，叹嗟悲哀不止。

帝问：“第二人何也？”臣奏曰：“乃大梁王彭越，可惜少年悲哀！”焚香而过。又问：“第三坐■者，据精神猛恶，寡人见之甚惧，是谁也？”臣奏曰：“乃九江王英布。”“第四坐者何人也？”“乃纪信也。”“第五坐者是谁？”“乃临江王弓傲。第六坐乃是燕王卢绾。第七坐者乃是赵王张耳。第八坐者乃是长沙吴芮。”

又看第二■，乃是关外十王，项冠撒履，上下罗列杂释，面如高祖。惠帝每位前焚香。又上第三■，内皆是有功名将一百余人，各标题名姓。惠帝焚香而过，悲哀之泣。遂下■。

至来日，设朝，与众议曰：“朕欲请关外十王，乃寡人兄弟，宣至■下，众臣等如何？”近臣奏曰：“取圣旨，发一道使臣，走马关外。”

一使前至升州江宁府，见刘长。刘长接使拜诏。刘长入宅告辞母亲：“今皇帝有诏，宣您儿赴帝都长安。”母曰：“尔去依着我三件事。”长曰：“那三件事？”母曰：“一件不得违宣；二件不得入后宫，防吕后嫉妒；第三件防仇人审存。”刘长曰：“儿子依母教旨。”言：“我不杀审存，誓不为人。”言讫，遂开甲仗库，检十八般器械内，见金锤一对，各重三斤一十二两，袖中藏之。

随使入长安见帝，至于朝门下马，即日上殿拜毕。惠帝大喜，排宴，酒带半酣，刘长与惠帝游宫，见一龙床，刘长便坐。却被六宫大使张石庆大喝一声：“三大王怎敢无礼！天子所坐之物！”三大王闻之大怒：“此是寡人宫阙，奴才怎敢喝寡人！”张石庆见三大王大怒，急避之，来告惠帝。惠帝不理。

太后曰：“不知三王到来。告大王，入未央宫排宴，可从否么？”惠帝曰：“依吾母之命。”太后持与吕胥评论，来日汉十王排两廊之下，立伏兵于幕，恐十王夺位。

至来日，众臣皆到，唯三王起来奏帝曰：“念臣自小离帝业长安，久在江南。臣不识在朝文文，臣不敢自专，取大王圣旨，乞一名坐者甚官，各说功者饮酒歌乐。”陈平起奏曰：“高祖才晏驾归天，只此盞为令。”

斟酒间，惠帝曰：“朕父王功不可说。”平曰：“上至皇帝，下至黎庶，应干与楚战征敌，各各告其功者，登筵饮酒。”言讫，一人身長八尺，穿金章紫绶，不言功，至于筵前便坐，拈盞。刘长问曰：“尔乃是谁？有甚功劳？”答曰：“我乃食别人之功。我蒙太后娘娘保吾为官来。”刘长便骂：“匹夫，叵耐

尔无寸功，怎敢得坐，特无上下！”大喝一声，审存遂起。

刘长忿怒，腕悬金锤，锤落处，正中审存，当下身死。太后见之大怒，命陈平奏刘长罪。陈平奏帝曰：“审存其人越酒，合当可以赐死。”帝赦于刘长。众官各各辞帝，愿归本职。惠帝让位，众宣皆不肯受，辞帝出宫。

太后知三大王归于本郡，即离长安。太后暗使张仓领兵五百，先去霸桥上伏兵截路。有陈平知，急差樊亢提兵一千，送刘长至霸河桥上。伏兵张仓起曰：“三大王，太后有诏！”前进无由得脱，犹豫未决，忽然樊亢引兵至于此。亢见张仓邀住刘长。樊亢纵兵击之，杀张仓不能措手，仓兵大败。亢送刘长过河至华州。

亢辞刘长，兵回至长安见帝。亢说张仓霸河上截刘长之事。惠帝闻之：“三大王多怨寡人否？”亢曰：“三王并不怨陛下，只怨吕后。”惠帝只是不乐。

吕后知刘长被樊亢救了，送至华州。吕后转闷，饮酒讫，绕宫散闷，前至一宫，号曰贻阳宫，见金辉光曜，荷花放，乃昔日高祖盖下的红锦棚、鹅鸭沼。御园四围，红锦云龙雾罩。忽见三十个彩女转来迎接太后。太后问曰：“尔等因何在此？”众女曰：“臣等昔奉高祖敕，此宫塑戚氏夫人真容，臣等待奉。”

太后闻之大怒，令左右将十个妇人尽推在井中，上用土石填之。左右曰：“将妇人填了。”太后大恨高祖。

行至长信宫，忽闻丝竹之声，问左右：“何人奏乐？”左右曰：“乃戚夫人也。”太后令人唤至戚夫人，责曰：“高祖才是归天，陵土未干，尔乃快活，我辈如何？”戚夫人泣而对曰：“高祖晏驾，是夜梦见高祖敕令臣：‘与朕真容前至奠酒动乐来。’”太后闻言大怒，恨高祖在日偏宠此贱人，死魂尚于此贱人处托梦。

太后痕恨，令左右将戚夫人拖在紫章宫内。太后与吕胥曰：“此贱人，高祖在日，夺恩爱。今日在我手，如何？”吕胥曰：“且休斩，先剪头发齐眉，将新衣剥了，头面脱下，换与单薄衣服，贬在冷宫者！”

戚夫人朝暮烦恼，即渐花容憔悴，致受此苦，思：我儿如意赵王，怎知我苦！正恨太后之间，忽闻雁声悲切。戚夫人仰面长叹，告雁：“你是灵禽，肯与贱妾传一书信，下与邯郸赵王我儿如意，教兴兵前来长安救我？”言讫悲泣。常言道：口是祸之门。正大哭，至夜深，宫人听知，告与太后。

太后点首会意，与吕胥议曰：“不如先杀了赵王如意。”吕胥曰：“赵王小可，先取了上大夫周昌。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吕胥写诈诏令，使往赵国取周昌。使至，赵王接诏，读了诏。赵王信之，速令左右擒下周昌。周昌曰：“大王不合信之，此是太后之计，先取了小臣，然后来取大王也。臣死小可，以后大王如何？”太子赵王不信良言，将周昌分付与使，还长安。周昌入奏：“小臣死

去也。若有再宣诏，大王是必休来长安。”

周昌随使入长安街上，周昌高叫：“省会街市人等，我今无奈就死去也！若有人去邯郸说与赵王，是必休来长安！来时必死。”言讫，周昌恐遭太后之手，自刎而亡。

使命将头进与太后，太后见了大喜，斟酒与妹曰：“周昌中计而死也，赵王如何杀之？”吕胥口毒如蛇，告娘娘曰：“再写诈诏，宣赵王年幼，手下无周昌，难治国事，早入长安，同治国事；若来时，一见如意，娘娘便赐鸩酒。”

吕后即发使命，持诏下赵国，至赵地，入邯郸。赵王接诏读讫，赵王便随使命入长安。有下大夫崔遂奏曰：“大王不可去，是太后之计，图我王之命。惠帝不有发此诏，真乃诈也。便杀，小臣当谏。大王岂不见周昌乎？”赵王不信，

乘马冲大夫崔遂。崔遂不免再谏曰：“臣扯君衣，合当死矣，愿王从之。”

又不从。崔遂拽住马死谏。如意甚怒，用马鞭子打，崔遂苦谏不住。遂曰：

“君不听臣之良言，如意可惜长安就死，臣乃自刺咽喉而死，免后人是非。”

遂死。大王随使去，赵国百姓泣留不住：“如意痛哉，王不可去，去无还国！”赵王随使出邯郸，送行百姓有诗曰：

不听忠臣死谏言，便随天使入长安；

岂知太后施谋计，香魂再不赴邯郸！

赵王至长安，街上父老无不嗟叹。赵王入城门，有把门柴武见赵王拜毕。武曰：“奉惠帝敕令，每一门差军五百，不得教王私过。”如意入城，柴武引如意见帝。帝问赵王曰：“寡人不宣何来？”如意曰：“臣奉宣诏，怎敢违矣，言‘宣弟同治国事。’惠帝知是娘娘计谋。惠帝曰：“且住三五日，差使送太子复回邯郸。”帝曰：“令太子休入太后宫。”

有人说与太后：“如意来也。”太后自知其诈，心犹豫。如意三日不见母亲戚夫人，惠帝夜梦殿柱折，遂问大臣：“此梦如何？”有大监叔孙通奏曰：“此梦不祥，柱折者必损一良将，亲人受苦。”惠帝曰：“何如此灾怎免？”通曰：“大王御驾出猎，方可免难。”帝依奏出猎，欲将如意同去，奈醉不醒。惠帝亲差二十个宫女，谨把宫门，休叫太子出宫。帝出猎去讫。

赵王酒醒出宫，要见母亲。宫监曰：“惠帝有圣旨，不叫大王出宫，恐有谏失。”如意不从其言，走出来。赚入未央宫，视之曰：“作怪！我母在长信宫，今却入未央宫！”奶娘告曰：“夫人只在此处与太后同宫，臣奉惠帝命，叫伏待夫人。”

赵王至殿下拜毕，太后曰：“远路劳神。”如意举头视之大惊。娘娘曰：“我儿来到子童宫中，子童与我儿洗尘。”如意怎生奈何？太后斟酒上来，如意见酒味别，便疑惑不肯饮。太后令宫人揪住耳朵，将药酒灌之，即死。赵王如意

处分，左右拖如意尸首于后花园梧桐树下，锦被盖之。又令人唤戚夫人，叫来未央宫，道：“恁儿来也，现在后花园梧桐树锦被盖之，睡得浓也。”

戚夫人得知大惊，知太后狠毒，言：“我儿争肯此处睡也？”夫人急来，见锦被盖着。夫人视之，连声叫苦：“我儿死也！”七窍出血，夫人气倒，已无人救，良久方苏，泣詈吕后：“贱人毒害我儿，今死，汉天下如何？上苍不佑尔哉！”吕后闻之，骂：“贱人，怎敢骂我！”令左右人就于此处将帛勒死，把尸首拖在一处。

却说惠帝出猎回，不见赵王。帝问宫人。宫人曰：“入未央宫去了。”惠帝来见太后，问：“赵王曾入宫来否？”太后讳道：“不曾来，闻赵王在长信宫带酒未醒，正在睡哩。”帝往觑见赵王和戚夫人子母二人，皆死在梧桐树下矣。帝放声大哭，到前殿聚文武评议。帝曰：“寡人治家犹难，怎生治国？”遂传旨撞金钟，王与文武一齐持孝。第七日葬入山陵。

前后三个月余，忽有一日，黑风一阵簇入未央宫殿下。惠帝惊视，至赵王死处，闻空中哭声不绝。其赵王死处，地草不生。惠帝伤心不忍，烦恼感恨。又见一答花砖粉碎，皆是药死如意，打碎花砖。忽觉一阵药气，惠帝似醉倒了，宫人扶起，唬杀近臣。醒来面如经纸。

天子驾升前殿，太后来问：“我王有甚风疾？”帝痛哭，见母转添烦恼。太后知帝意，更不敢问，即便归宫。帝与众臣共议，发殿宫三员，王放大臣三日不朝。只第二日，惠帝患病。太后知，诏吕胥议曰：“惠帝若归天，暗使兵部官闻闹中扶吕氏为君。”太后依言，勾兵部准备。夜至三更，惠帝归天，在位七年，寿福二十四岁。

前汉书平话卷下

却说吕后见惠帝归天了，令酈商等伏兵内门。第三日，文武来朝，却见内门闭，众文武内外交闹，文武甚惊。自帝崩，前后六七日，有王陵、陈平商议间：“内门紧闭，如之奈何？”二人话间，见一人提辔而来，下马参拜二相，却是樊亢。拜毕，陈平曰：“谁如您父子？”亢曰：“昔日父踏鸿门，若用樊亢，愿往之不惧。只此闭九重禁门，只为惠帝六日不知好弱。”樊亢曰：“二相看我不踏开此门，誓不为汉臣。”有樊亢进步向前，手摇金环，一脚踏门两开；又至五门，被亢踏之，三座门开。太后忙问，吕胥急开门，见太后曰：“惠帝归天也！”

文武大哭罢，商议：“不可一日无君，教请关外十王来。”太后闻之甚怕，又与吕胥议论：“这事如何？”吕胥曰：“今有惠帝正宫有孕，后十月满足，长得是太子，为后主；若是公主，教他文武扶立十王未为迟也。”众文武不曾敢言。

后时昭阳宫停尸七昼夜，后葬惠帝入山陵毕，文武皆退。太后与吕胥商议，吕胥教一般貌相女人选一个，诈做皇后，至于前殿。众文武都皆谩过。内有陈平知是伪诈。

后惠帝归天经一月余，太后使六宫大使张石庆，于民间买十数个怀孕妇人，约得八九月内降生的，教入宫来。数内有一妇人，是屠户张永之妻，十月满足，降生一子，生得端严，可为后主。除外将九个妇人怕漏泄了天下，尽推入井中，用大石盖了井口，尽皆身死。那九个妇人不曾分娩，不见光明，死之苦矣。

太后等后一个月，皇后降生一子。吕后诏请众文武赴长乐宫与太子作满月，设一大宴，聚集两班文武，尽至于会上。太后进过太子，教大臣看之。转至陈平，陈平笑曰：“庶人者为福七日，无福者即死矣。”言讫，陈平笑。

太后言曰：“相公笑者何意？”陈平曰：“臣不笑别，见太子貌似惠帝。”太后听言毕，自然冷笑。太后抱太子归于后宫，即日教众文武封为太子常山王。宴罢皆散。次日，太后抱太子设朝，前后长八岁。常山王随二十宫女至少阳宫殿，太子于龙床睡着。庶人无分，被八爪金龙推下龙床，觉来，常山王骂众宫女：“敢把寡人推下龙床来！”数内一人甚恶，却回常山王语：“你甚圣主？”常山王：“寡人龙孙，怎敢无理！”宫监笑曰：“您上祖多能屠宰。”常山王笑而问曰：“俺祖甚人也？”宫监细说前事一遍。常山王点头大怒，拂袖而归于后宫。

有人告知太后，太后叵耐，遂问吕胥：“此人长成志气，岂不报仇？”吕后怕，吕胥笑曰：“此人甚之小哉！”二人使左右人将土布袋往后宫来。

其夜，常山王睡之甚浓。左右人将布袋压之，即时而死。至天明，太后升殿，众文武，太后曰：“夤夜常山王酒疾患身死也。等三年服满，教诏宣关外十王，选德立位。”文武不从。言罢，众文武出内。

吕胥与太后，侵晚至于未央宫，二人定计。吕胥曰：“惠帝已归天，常山王亦死，敕令等三年服满，想关外十王心变，如之奈何？姐姐寻思，惠帝是姐姐的子，当日为君，咱吕家弟兄随龙转过如是。这十王，兼是别妃之子，若有一个为君，更不显我吕家弟兄。妹有一计，诏请关外十王，如至，作一大会，将咱吕女与关外十王为妻，其前妻限十日都要弃了者，如违敕令即斩，久后不敢谩于吕家弟兄。便因十王弄权，其吕女岂有不知？”太后听之大悦，即日差十道使命，各处宣请去讫。

有数日，关外十王皆至，入内于阶下拜舞毕，吕后曰：“子童宣您别无事，皆因常山王归天，怕四隅蛮夷侵界，所谋汉之天下。特请十王与众大臣，就于此殿设一大宴，别无宣赐，子童散吕女与您十王为妻者；其前妻尽要休离，如违

者即斩，限十日到于本国，不要见面，只此为令。”

吕后于后宫中宣至十个吕女，排于筵前，各执盞与十王过盞。吕后敕令刘肥、刘泽、刘长、刘建、刘恢、刘恒、刘友，将女妃子各各散配七王，敕令不得欺负吕女，如违者定罪，应有缘房，即日断送。七王谢恩，各人樽酒礼毕。当日七王将妃子各归本国。吕后与吕胥大悦：“此事大妙！”

话分两头。刘友至于晋国平州，即日升殿曰：“想吕后薄幸，散吕女为妻，敕令将前妻限十日休了，不要见面。”正叹之不足，闷闷而不悦。前有妃子至，见刘友不悦，问之：“大王不悦，何亦忧之？”刘友不语。再问曰，刘友具说前事。妃子大惊，泣而告曰：“夫妇人之大伦，生则同室，死则同穴，岂可一旦分飞离别？大王思之！”妃子又曰：“妾于后花园中花阴之下，取一土穴，妾于彼避之。大王教使命，将书与俺父亲，取我回去如何？”刘友泣而言之：“是也。”妃子藏于后园中避之。

于时，吕女闲步至于后园，见一小孩儿耍。吕女问曰：“您是谁家小的？”小儿曰：“我是刘友的儿。”吕女再问：“您母亲在于何处？”小儿指土穴中，引吕女至于穴口，小儿叫母，母即出。

吕女亲手揪妃子发，至于殿上。吕女曰：“刘友知罪么？尔一者负我，二者违了宣命。”刘友不语，泣而劝之。吕女恶责刘友。刘友大怒曰：“拼吾命矣！”将吕女痛伤数拳。吕女大哭，要告太后。

即日，吕女与使命持书见太后。使至长安，见太后。太后看其书，复差使宣刘友、妃子、吕女，至见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刘友，尔敢违命！”将妃子对面而斩首。刘友悲泣而告太后。太后免死，将刘友冷宫后面三间大房，锁于里面，休与饮膳。左右人将刘友锁于房内，十日无食，饿得体如经纸，将糊窗纸食之尽矣。前后饿得半似人半似鬼，看看至死。

太后至此，使左右人开门视之，笑曰：“我儿多敢肚中馁也？”唤左右人将茶一盏与刘友食之。刘友见茶汤，两眼睁开，就宫人手内夺去食之。太后笑曰：“我儿为甚急饮？怕肚中停宿食。”刘友托盞不能放下，仰面而倒于阶下，即时而死。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吕后专权奸计奇，岂见垓前苦战时。

可惜刘朝千万载，等闲确损玉金枝。

太后使左右将刘友尸首后花园内埋讫。太后与吕胥商议，立吕氏为君。

话分两头。有二大王刘泽，执赏遥望长安，思高祖天下，被吕家权了世界。道罢，仰面放声大哭。有一人言：“大王因甚哭乎？欲取天下，小哉。”刘泽回头视之，是幽州范阳田子春。刘泽曰：“怎奈何我虽封王，亦无兵权。当日父王分与我二十万楚兵，即今太后追讫兵印，怎生得其元职？”子春曰：“小臣

不过百日，长安去与大王取兵印将来如何？”刘泽曰：“大夫去时可用甚物？”子春言用黑白马二疋，更用金千两，更引七岁奉郎来同去。刘泽依言。子春上路至长安店中安下。子春唤小主人于房内问之：“太后娘娘心腹人是谁？”主人曰：“唯有六宫大使张石庆。”

不多时朝罢，于街上过来。子春着意认得，真实是六宫大使。子春于早晨店门外，先拴白马一疋，有千百人看。六宫大使张石庆朝去，于街上店门首，见白马一疋。六宫使问曰：“甚人马？”左右曰：“是客人马也。”言：“马，龙驹之驥也。”六宫使乘鞭叹之，还朝。于时，至次早晨，又将黑马拴于门首，即时张石庆复朝而去了。不多时朝退，又于店门而过，看黑马，羨声不绝。张石庆回宅去了，子春复后随行，见衙门前一所大宅，于门上写着：“此房出赁。”子春计上心来。子春问门人曰：“此宅出赁，其价多少？”门人曰：“是大使相公的宅。”门人报曰：“外有卖马客人要赁房子。”张石庆曰：“教客人来也。”

子春礼毕，大使赐墩而坐。大使曰：“尔黑白二马卖，其价钱多少？”子春曰：“既大使要时，小人谨亦拜纳，何必要钱。小人卖马得钱，律科中取应求事。既大使用马，只与小人朝治中保得一处安身，受吾皇一纸紫泥宣，宰万姓之刑典，久在琴堂，整理词讼，量职吃俸，腰金衣紫，荫子孙之荣华，光祖宗之莹墓也。是男儿得志也。”大使听子春言毕，大喜，问子春：“高姓？”春曰：“姓田。”大使曰：“与吾妻宗人也，权与我做舅舅。”田子春起坐便谢，引奉郎来拜姑夫、姑姑。奉郎见石庆是亲，春亦无疑惑。大使与子春，每日私宅高谈阔论。当日，子春共大使闲话间，提起吕氏三王如何。子春曰：“若大使向太后行奏，教吕氏三人封为王，大使将来入上大夫也。”石庆大喜：“此言是也。”

石庆至晚，说知太后。太后大喜。来日早晨，宣老相公王陵。太后曰说前事。王陵不语。太后曰：“依我封吕氏三王，与您加官赐赏，不从我者，即斩！”王陵见逼他，将剑自刎。

左壁柴武拽住老相公头，抬朝门。陈平劝之。王陵曰：“你不知卖了汉家天下也？”平曰：“不知。”平入朝去见太后。太后问陈平曰：“我欲封吕氏三王如何？”陈平曰：“娘娘封之是也。”太后曰：“目下有齐王韩信印，有大梁王彭越印，九江王英布印。”即时封吕超东平王，吕禄西平王，吕产中平王。三王谢恩毕。

陈平得赏出。有王陵在朝门外，立等多时，王陵言叹：“陈平必因死矣！”叹之不绝。陈平笑而出朝。王陵遂问：“此是如何？”陈平曰：“封了吕氏三王也。”王陵大怒，恶责陈平。陈平言曰：“老相公焉能怒乎？若不封吕氏，我

恐灭了咱汉家世界。朝中既有咱二人，汉国有也；如无咱二人，真乃是汉江山归于吕氏！”二人言讫，各归私宅。

话分两头。吕氏三王，封张石庆为丞相，赏金帛三万。张石庆谢恩出朝回还本宅，告子春具说前事，封了吕氏三王。子春知，言曰：“小人当日大醉，不合胡言，倒坏了吕家世界！”石庆大惊：“此是如何？”“吕氏三王封迁，若刘氏三王知吕家为君，便封了吕氏，三王多有疑心，虽吕家封迁为王，亦封增刘氏，三王亦无反心也。”张石庆曰：“舅舅言之甚当。”

至日，石庆见于太后，奏曰：“今有刘氏三王，若知封了吕氏三王，多有反心。”太后曰：“何亦治之？”石庆曰：“将有官者赐赏，无官者与兵印军权，让之不反。”吕氏三王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
宣陈平。陈平至，商议。陈平暗喜，必山东有细人来也，与刘泽说兵印。太后问陈平：“刘氏三王谁无兵印？”陈平曰：“只有济州刘泽，久困在闲，无兵印。”太后便发使去宣刘泽。

使至济州，刘泽接诏，拜毕，看诏大喜。即日随使入长安，于驿中下马，便入朝去。有阁门大使奏曰：“二王刘泽在于朝门。”太后宣至于殿上。太后曰：“我儿镇守边庭，久困劳苦，赐我儿掌军兵印。”刘泽大喜，拜舞山呼毕。御案上太后，见刘泽身長一丈，状貌如神，有恐怕之意。太后问陈平：“此印合与不合与？”陈平曰：“娘娘圣鉴不错。”太后将兵印度与大使，大使献与刘泽，刘泽顺腰悬之。吕后曰：“印与了，合与军马多少？”陈平曰：“娘娘待与多少？”太后曰：“与三万军。”陈平眼觑刘泽。太后展指与五万，刘泽心意不悦。太后又展指七万，亦是不愿，太后见刘泽终心不愿，急忙摆手言：“不与。”却被陈平便喝：“刘泽，太后娘娘与大王五五二十五万人马，便谢恩！”刘泽急拜毕，唬杀太后娘娘曰：“看高祖旧日子父之面。”刘泽便往兵部处来交割，军团练使，至来日交割。刘泽至天明团练使交割的军兵二十五万，来辞太后，排列兵戈，向长安东一十八里长乐坂下寨，习兵交演。

张石庆归宅，见子春，说刘泽受兵印掌军二十五万，今日便起也。子春曰：“山东怎见兵马来？”张石庆曰：“教舅舅去看教演兵马。”与五十从人随子春去者。子春喜不自胜，安排鞍马，走大飞鹰，共奉郎游猎，骑黑白马二疋，引五十从人出于东门。

刘泽人马到霸陵桥下寨，二大王便取长安。有子春至，见二大王礼毕。子春曰：“大王军马未曾给赏，军心不伏，便入山东，会起大王刘号，三大王刘长，同取长安，不可迟延。”刘泽依言，军马即便起程。

早有探事人奏知吕后：“刘泽反于山东也！”太后大怒，急宣陈平问曰：“刘泽谋反，尔之罪也。”陈平曰：“岂干小人之事，是张石庆。”太后又宣石庆

问之：“尔不合举封刘泽兵印，此之罪也。”石庆曰：“臣不合信田子春之言，教臣奏娘娘，封吕氏三王。更不合奏娘娘赐刘泽兵印。臣知此二罪也。娘娘恕免！”陈平笑曰：“田子春是汉下辩臣，见在刘泽手下。”石庆曰：“小臣不知此是奸人。”太后教石庆：“持兵将田子春来时恕尔。”石庆曰：“子春已到山东。”太后大怒，将石庆贬于夷门阁，永不叙用。文武归宅。

太后入宫，又问吕胥：“这公事如何？”吕胥曰：“先损了汉下文武大臣，后吕氏三王牢把三关，东是潼关，南是武关，北是萧关。且来日未央宫排一小宴，请众文武大臣会宴。”

太后对文武便言：“子童自从惠帝归天，不曾与大臣宴会。今日排一小宴，请文武就宫中筵宴。”众官领旨赴宴，坐定了。陈平见是伏兵气象，曰：“这事大变也。”俄尔坐筵，敕下樊亢为明府监宴，赐剑一口，如有筵前作闹者，先斩后奏。

樊亢告曰：“第一，筵上不得双起；第二，筵上不得交头接耳；第三，不得推醉。如违此令，当筵吃剑！”亢三盏酒罢。陈平曰：“臣举一令，于咱这八人要一首全篇诗，一人一句，题‘楚汉争锋’起句。先从娘娘，小臣执盏。诗句联就，饮酒；不成联句者，饮水三盏。只此为令！”第一句，太后起句诗曰：

“楚汉争锋志气酬”。

陈平举盏与太后饮毕。第二句，周勃接句诗曰：

“交兵策马战无休”。

陈平举盏与周勃饮毕。第三句，灌婴联句诗曰：

“濉水月下三更出”。

陈平举酒与灌婴饮毕。第四句，樊亢联句诗曰：

“秦业刀头半夜收”。

陈平举酒，樊亢饮毕。第五句，张毕联句诗曰：

“雄将敲镫停骖问”。

陈平举酒与张毕饮毕。第六句，王陵联句诗曰：

“帖骥摇鞍从辔兜”。

陈平举酒与王陵饮毕。第七句，陈平联句诗曰：

“归来从马挥剑唱”。

陈平举酒自饮毕。第八句，众臣不答，陈平再续结句诗曰：

“时人不负汉炎刘”。

于是，汉下群臣都皆有诗句，各索饮酒。吕家投下没一人吟和得诗句，不能饮酒，频次罚水。

坐中有东平王吕超思意：“皆是陈平之计，故辱俺兄弟。”拂袖儿便起。陈平

监宴，人言樊亢请客。亢仗剑而来赶：“奉太后命，教请！”吕超见亢仗剑来赶，吕超大怒：“怎敢无礼！吾是太后之弟，尔是我外甥，尔敢杀我乎？”吕超舒项头于怀中。樊亢笑曰：“何亦避之！”锋剑，头落地。亢将人头持于筵前，諛群臣无一个敢动。太后见，面颜如土色。

吕产便起伏兵，与兄报仇。陈平指樊亢曰：“汉臣今日有祸，都是将军！”亢曰：“免忧。众文武都跟我来出内。”吕产持枪喝：“樊亢休走！”举枪直刺亢。亢挟枪扑住，用剑劈中吕产手。中军兵尽皆奔走。亢引大臣出内。陈平曰：“此会是伏兵之宴，欲图大臣之机。若非将军，何能得生！太后来朝有何面目见于群臣，此大不道也。”文武皆散。

太后告吕胥曰：“这条计，群臣参破也，倒送了吕超、吕产，被您儿樊亢杀了。我来日怎见文武？”吕胥曰：“虽知伏兵之计，文武岂知姐姐伏兵，但疑吕超、吕产之过矣。”

来日早朝，会文武服礼：“众文武休罪，子童知我过也。想二人之罪甚也，是亦他之命也。”文武退。太后敕令二尸首葬于郊外。

太后思惟：手下无知心一人，萧何老矣，曹参风患归农，不能所谋天下。思虑中间，近臣奏曰：“南郑褒州韩信丘坟确倒东南一角，里面有大蛇，身长数丈，伤人性命，断其驿路。”

太后大惊，即日设朝会文武，评议此事若何。陈平曰：“此是不祥之兆也。请太史院大监镇之。”太后宣大监至，曰：“今有韩信坟中大蛇出，注甚吉凶？”大监曰：“信之本形，受其坤气，不能升乾气。此蛇不注吉凶，可亦除之。”大监与文武皆散。太后归于后宫，闷闷不悦。

至三更前后，忽闻一声地裂响，龙灯皆灭，门窗自鸣。太后忧。至天明，近臣奏曰：“内门前陷一大坑，内中涌出一肉块，无眉无眼，上面有四句诗。道甚的？诗曰：

刘兴吕不兴，两口不安宁，
彭越戚与韩，跳出陷人坑。”

太后听毕：“于我之祸也。”唤左右仗刃砍之，不能破也。太后敕令：将于郊外取穴埋之，左右将去埋讫，遂后而穴入城来，又作人言，骂太后无端贱人，不离百日，您两口人吃剑也。太后不忍见，令人将肉块坠于河中。只当日半夜前后，河水长十分，溢满长安浮桥。百姓尽皆奔走入城。又水至城门。太后会百司文武安排祭河神之物。遂太后至河边，排列香案羊酒，贡献河神。遂祝曰：

“河伯河神，愿息威灵。有灾罪我，无害生民。吾今致祭，风静河清。”

祝罢，众官一齐下拜。忽听一声鼓响，太后举头，忽见河内一只大船，目睹太

后，亦不转睛。鱼背上又见一只孤舟，上有高祖、韩信、彭越、英布、戚氏、赵王等神魂在于船上，黑云笼罩定，大臣尽皆不见，唯有吕后得见。高祖举手而骂：“贱人，您姊妹二人信谗言，损害忠良，所谋俺刘氏江山，封吕氏为王，皆是贱婢。”骂讫数句，韩信道：“我王免怒。”信张弓兜箭拽满射中，鬼箭正中吕后左乳上。当吕后倒于河边死讫。有诗为证：

一心谋取刘天下，岂拟时衰祸患来。

却说吕后闷倒多时，吕后苏省，云雾忽散。太后自见左乳上一块青肿，似针刺般疼痛，急忙回朝传旨，宣取太医院官治之，终不能痊可。太后在心怎生过得。当夜又梦见一个鹰飞来，额上嘴一啄，又见一个狗于足上咬一口；又梦见三十个宫人扯住衣裳来索命。太后惊觉，血流遍身，寻思起来，是戚夫人子母每小字鹰娘，儿名做犬儿也。太后病患一向沉重，内门不开，遗嘱吕禄，且教替我设朝。当夜太后归天。至天明，文武来朝，不见太后掌扇遮围，众文武更不山呼，便退。

只吕禄暗行文字与邵平智杀刘号。刘号先知汉事，邵平道：“何故大王亦有疑心？大王先会二王刘泽，一同取汉家天下。”刘号使奸细人将书与二王刘泽。近人至于二王门首，使人报曰：“有大王刘号使命至。”近人接书与刘泽看毕，即日，二王刘泽升殿议曰：“谁人可会三大王去？”有周勃曰：“老夫愿往。”

当日辞王上升州，亦至于三王门下马，使近人报知。三王降阶而迎之。上大夫周勃，各序尊卑，坐间言说此事。三大王传令相府下头目，来日聚会，特有商议国机之事。二人酒毕，至次日，三王省会，限三日大小军马要赴济州二王处守镇。

三王与周勃先至济州，见二王礼毕，大王刘号与刘泽四人升殿共议，三处军有七十万余，先取长安。即日兵至长安西二十里下寨。

有人报知吕禄。吕禄即传敕令，灌婴为将，与吕牵、耿弇，予三人领兵一十万迎敌问罪去。灌婴令六军出城，过霸陵桥下寨。灌婴、耿弇商议，问众将曰：“吾今传令，立下信旗一面，如顺汉者在信旗东，如顺吕者信旗西。”言讫，众军皆于信旗东。唯有吕牵不顺旗东。灌婴持剑杀之，将吕帝首级头晓谕。有人报知吕胥。吕胥大怒，即令兵部判官酈其明今夜应于汉下文武之宅，发火烧之。其明得号令，而退于私宅，准备举火。等待时，夜间有一妇人阿茶公主，是刘号之子刘章之妻，知此密事，恐坏兵士。暗将文字与刘章。刘章得此文字，巡夜送与王陵。王陵看其文字大惊。王陵遂即遍行与汉臣寮文字，不候天明，众官皆诣王陵宅。王陵曰：“吾今老矣，不能答礼，众诸侯休罪。”王陵举杯，各人巡酒三盏。

众臣心疑，不知何事。思疑之间，有王陵喝左右：“将陈平执缚了者，取火焚之！”陈平曰：“吾有何罪？”王陵怒曰：“当日封吕氏三王，尔言甚来？汉天下于你身上管取，今日却教酈其明准备举火烧汉大臣之宅。”陈平曰：“相公争知此事？”王陵曰：“刘章妻阿茶公主说来。”陈平笑曰：“相公休愁，且将计策打并凭萧何老相公，小臣不到得落于吕胥之手下。”陈平曰：“左右人将酈其明父推来！”怒问：“恁儿酈其明举火烧汉大臣宅，你知么？”陈平道：“着左右唤你儿来对证！”

此时酈其明至，见父跪于阶前，左右持剑。酈其明言曰：“我父有甚罪，刀剑围簇？”陈平曰：“你是汉下之臣，却听吕禄之言，要烧汉下文武之宅，尔何讳？见阿茶公主证之，尔当合死。若依我三件事，将尔恕免。你若不从，即时便斩。若今成功，尔乃忠孝两全，扬名于后，职封一品，敕俸二两，衣紫腰金，历代名芳，载于青史。”酈其明寻思：“此事可为。”

陈平亲执酈其明手系之，笑曰：“如何？”酈其明伏地拜曰：“言者是也。”

陈平曰：“三件事：第一诈发三道告急马；第二教周勃领兵迎敌决战，给付军印；第三如汉下兵动，先献后宰门。且教你老父权为质当。不依此事或漏泄，先斩你父，后诛全家老小。”酈其明曰：“愿依相公号令。”

当日，酈其明出宅，便与他诈发三道告急马，奏吕禄：“关外三王领雄兵七十万，早把了关口；第二道告急马到华州；第三道告急马军在陵州下寨也。”吕禄甚怕，急宣陈平商议。陈平曰：“关外三王领七十万雄兵至于长安。”陈平曰：“关外三王兵雄，除有韩信可敌。今有周勃兵机深厚，可以为帅退之。”吕禄急宣至周勃殿下，便赐兵印。周勃袒军，喜之无限。周勃领兵迎敌三王。吕禄入宫来说此事。吕胥曰：“今遭陈平之计也。”吕禄急出来，却早黄昏。酈其明点兵将后宰门，被樊亢夺门而来，将酈其明杀讫，领三千军入内，向六宫内搜吕氏家属。杀至未央宫前。樊亢传令休教人入宫，为母在此。吕胥笑而迎道：“我亲儿可施于孝，尔能者有孝有忠，焉可杀我乎？”樊亢怒问：“汉之天下何如？扶吕禄，谋意皆是母也。”亢举剑头落地。遂入殿，将吕家三千口家属，杀的似卧羊血，目绽口开，七横八纵，如排算子。苦也吕氏，有诗为证：

生擒吕氏三千口，尽在陈平计策间，
东风不管兴亡事，算来天地不容奸。

大汉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寅夜，樊亢领三千军入内，将吕家三千口家属，尽皆斩首。太平天子今岁合登禅位。早晨密旨行请周勃，接关外三王。三王听知樊亢斩讫吕氏全家，大喜。

三王入长安来，万民皆喜。鼓乐讴歌，悦之甚也。三王入朝，聚集班寮文武

，内有周勃请三王登位。三王各持礼不受。众大臣曰：“从于尊者登位。”刘洸上殿，闻空中喝一声，似雷之鸣：“不可！”刘泽上殿，只见柱脚倒折，不能坐稳。三王刘长上殿，护龙举爪来吞，大殿摧其一角。三王急速下阶，三个大王都无天下之分。

众大臣商议不定，且与周勃权国。勃曰：“老臣不敢受此。”陈平曰：“权时整治朝纲，等关外十王齐到，选有分洪福，抚治万民。”

当日关外十王皆至，各相让位不定。早阙帝半载。陈平曰：“臣当夜二更初，见帝星见在北方之地位，常起红云遮笼，日有紫雾盘桓。有河东魏豹，辅佐西楚王，关东八伯诸侯，第一个英雄，天下名传小霸王，元受项王手，将后归汉，相高祖，发于本国，至河中府，有门容许负参见魏豹。豹请相见。茶酒毕，闲话间，有薄姬夫人于檐外笑语。许负闻之，问豹曰：“甚人笑语也？”豹曰：“乃吾妻也。”许负曰：“是一人妻也，注有君道。”许负出宅相别。魏豹曰：“负相我妻薄姬君之道如何？”周叔曰：“大王岂是真天子，皆是侯相之命，不可思之。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”豹不从周叔谏，摆河而造反。汉皇知，差韩信渡瓮机而征，一擒豹而斩之，虏薄姬进与高祖，纳为第三妻，敕令往少阳宫。薄姬腹怀有孕。吕后生嫉妒，怕生太子。临时吕后教唤稳婆守生，吕后号令道：“稳婆，是女儿留者，太子者随即换了，赐金千两；不从我者，斩之！”随时分娩，报知吕后。吕后看之，笑是一怪物，没眉没眼，可似一块血肉。稳婆闹中抱太子出得宫门，至于本宅，欲坏太子；闻空中喝一声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道：“三世人主，无得损坏！”稳婆本家哺养，吕后将怪物进与高祖。高祖见之大怒，贬薄姬北梁州居止薄辛处，刘安抱太子上梁州。薄姬欲见太子，一似高祖之形。夫人大喜，赏刘安白金千两，权为恩养。后太子年长十五岁，身長八尺，面如白玉，手垂过膝，两耳垂肩，龙睛凤目，当时要往长安认高祖。此时认了，高祖不信，太子具说母之言，从前说一遍。高祖大喜，即日封太子为北大王，却还梁州与薄姬同治军事。至今北大王仁德孝慈，忠良睿哲，惜军爱民。”

众臣皆喜，一齐举唱：“可为后主！”随即周勃离长安，便上梁州，请北大王。勃至门首，近人报知。周勃见薄姬夫人，礼毕，周勃说其诛吕一事，特请大王。薄姬不从。北大王往书斋内出来，见周勃，问：“甚人也？”周勃即便山呼拜舞。北大王鞠躬还礼，周勃曰：“大王圣鉴，汉天下半载无主，关外十王皆至长安，专等大王登位。娘娘不从。上告大王，可怜汉大臣无主，早赴长安。”薄姬曰：“汉天下恐有吕家，我怕生受，以此不从。”周勃曰：“吕后归天，樊亢将吕家属尽皆斩讫，已无后患。”薄姬曰：“我儿欲去，依我言语，日当午时登位可矣。”

北大王与周勃上马，至于长安，百官文武尽来接北大王，至内下马。即日，大臣百官关外十王一齐举按山呼，扶立北大王。近臣架袖而扶上龙床。北大王曰：“记我母之言，吾亦为君，观日午当可受位。”群臣曰：“日当午未。”北大王举手祝告上苍：“吾有分为君者，太阳回午。”北大王言罢，群臣一齐下拜，太阳即回正午时。

北大王坐殿，群臣山呼万岁毕，敕降恩命，大赦天下，号为汉文帝也。群臣有诗贺帝曰：

忠臣扶立千年圣，汉家天下已回春；

日正端门登极位，万国来朝有道君。

大汉十七年八月十三日，文帝登位，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四隅宁静，万民乐业，鼓腹讴歌。天子升殿，设问大臣曰：“朕思即位，不曾宴赏诸侯文武，来日朕设一大会，谨请百官文武皆要赴会。”

至日，十王文武百官皆至宴前，不见大王刘泽。帝心烦恼。宴罢，十王又归辞帝。帝敕令封二太子刘泽子加为景王，刘长子加为圣王，敕令各送本国。二太子受其君命。景王、圣王至长安谢恩。帝见二太子甚喜：“您二侄儿且与寡人相伴读书。”

前后半载。三大王刘长使周从至长安见圣王。周从见帝奏曰：“圣王在何处？”帝曰：“在寡人处。大夫归去传示吾兄，三王安稳住坐，圣王已无疏失。”周从辞帝回至，见三大王具说前事。三王问周从：“我儿见住甚宫？”周从曰：“在于未央宫也。”三大王放心不下。三大王再问，周从曰：“当日圣王、景王闲行至长信宫，见高祖御容，二人拜罢，见棋。二太子下棋，圣王复杀景王三局，景王言：“我弟棋高也。”圣王便道：“你让寡人。””三大王听周从说罢，大惊：“我儿怎敢称寡！”

三大王入宅辞母，走马至长安见帝，礼毕。三大王奏帝：“圣王何处？”帝曰：“在于书斋。”敕令宣至。圣王、景王二太子拜毕三王。帝设大宴，举杯留三王：“且与寡人同理国事。”三大王不敢违命，领圣旨随朝暂住。同从权管升州。

前后三年。忽一日告事急马，有番军入界，领雄兵五十万，欲至代州。帝曰：“朕才即位，早有此事！”宣文武大臣商议。一人奏曰：“今王陵、萧何、陈平尽皆老矣，七旬之上。”帝烦恼，敕令刘长聚兵，拜周勃为帅，加官为皇父也，急付与军印。

周勃殿下奏曰：“臣六十八岁，不可为将。臣举一上将：老臣舍弟周勳，见授刑院太守，官封亚父，可为帅也。”帝喜，宣至。亚父拜舞毕，帝见亚父身长一丈，面如紫玉。帝曰：“今有番军领兵五十万，侵于境界，尔敢退之？”亚

父曰：“小臣受我王洪福齐天，愿往。”帝赐兵印，亚父为上将，统兵五十万雄兵，左翼将徐迈，右翼将刘祀，同受行军。

亚父辞帝出城下寨。亚父传令与左右，将军令整，将士不得迟违。帝出长安，亦看亚父之营。帝至棘门，左翼将徐迈以音乐迎之，送帝至霸陵桥上。右翼将刘祀以音乐迎之。

帝至中宫，送至细柳营。帝见亚父闭营，三军将令，紧把寨门，军不放帝入去，切恐夹带细人入来。帝亲至棘门问曰：“何故？”军人答曰：“只闻将军令，未闻天子宣。”帝使左右报知亚父。亚父出接帝。亚父曰：“械胄在身，不能拜舞，休责臣罪。”亚父请帝于帐下坐，亦酒待之。帝问亚父曰：“卿能掌军严切？”亚父曰：“不足道也。”帝问曰：“行如何决胜？”亚父曰：“今有五整，军不放娇傲。”又曰：“军不食酱，军不食餐，军不寝，将不卧；夏不执扇，雨不执伞。此五者是五整也。”帝曰：“将军如此之行，战者无不胜也。”帝曰：“今代州刘武手下二十万雄兵，令卿一就掌者。”文帝出营。亚父曰：“械胄在身，不能送帝。”帝叹曰：“此乃上将之作也，行帅者无不胜也！适来棘门霸上二将军，真如儿戏耳！”见此营作诗而咏曰：

文帝銮舆看北征，将军亚父有威名；

辕门不听天子令，今日争知细柳营！

文帝回驾入长安，亚父即日兵起进发。数日，早至代州，与番军对阵下寨，便排一阵，从天降下，就地涌来，四十里枪刀齐迓，三千面杂彩旗开，鹿巷千条，战骥万骑，阵云靄靄，杀气腾腾；阵圆似秋月照万顷寒霜。番兵见了，不敢争战，收兵退还本国。帝知而叹曰：“雄兵中决胜，良将善能定国。”敕赐官赏，封诸侯，赠诗曰：

细柳将军北戍雄，阵前却敌笑谈中；

自从战罢边尘静，铁券书名诰已封。

却说张石庆听知文帝登位四年，想当日吕后贬我为庶人，今知俺田子春于济州二王处为上大夫。今日收拾行程于济州谒见子春。行数日，至济州，至于门首，令人报知。子春降阶而相邀于堂上，亦酒待之。二人具说前事，说兵印，仰面大笑。张石庆曰：“吾者久困淹滞，作为庶民，故来谒舅舅寻些小勾当。舅舅若何？”子春曰：“此事小哉。”话毕，子春直至二大王殿下奏曰：“臣安日长安说兵印，皆是张石庆奏太后，太后准奏，得此兵印。为大王欲取长安，太后将石庆贬为庶人，家贫不济，今敬来谒见大王。”刘泽大喜，问石庆在于何处。子春曰：“在臣宅中。”刘泽曰：“请张石庆来见大王。”礼毕，赐酒三钟，即封张石庆为本郡太守。石庆谢恩。三日后，走马上任去讫。